



07156

弘藝錄卷之二十

行狀

明故亞中大夫陝西布政司左參政平野陸公行狀

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余於平野距所居不啻十室諒矣諒則斯闡矣不告於友者罪也悲乎哉余深有感焉故爲狀公陸氏溥諱字元博號平野世余敦戚禰質菴公執吾祖守恆公籍籍聞陸氏誼乃世求也沂十世祖金宋南渡時至自汴迄祖高諱而下弗載庸于時祖偉知山西澤州質菴也寬裕有恩澤至今懷之父謚號松巖母胡氏生公而穎八歲見客屬對入言質菴曰爾家果不愈吾績乎蓋以姓奇之也十

弘藝錄卷二十一

一

九補弟子員吳江趙公鳴鐸于茲匪雋髦弗譽公推先自是慙如昆弟丁卯領鄉薦戊辰登進士選兵部主職方事時逆瑾方竊構寘鐸外應流賊從中起幾事旁午尙書曹公新昌何公相繼命珥筆尸封事便宜與聞其於劉割重務樞機宥勿將帥行伍之事洞中幾要尙書如益右手累甄鑿莫不歎賞稱以爲首甫極瑾尙遺瑾獄所註誤戎籍以至沉寃無告者不啻數千人皆得上請從卹壬申勅階承德郎母及妻吳氏皆封安人父松巖公方仕安慶謝弗與癸酉檄於南甸甸稽薪牧等直便道歸省質菴壽踰八十例得進階至是榆鄉晝錦人莫不多之甲戌簡命通覈京營兵馬屬多豪占間有舉貴以避庸詭計以窺儲者公毅然謝曰此余所以報平生



也而可忽諸乃盡攝諸豪豪不能憾而領者衆矣乙亥丁  
胡安人憂丁丑擢武選員外郎戊寅遷武庫郎中己卯聖  
駕西巡例伏闕得罰今上登極仍錄俸一級庚辰調武選  
同里百戶孫瑄當代以勘誤致瑣尾者七年公檢覆得其  
倫脊上白襲之亦有劉某者需公于宴致饗器珍籍廉之  
將以選事干峻謝遂絕交其任事無嫌且介辨類如此辛  
巳滿三考松巖始解清河尹封如其官母及妻皆宜人先  
已陞江西左叅議至是命始下若有待也職專主餉事時  
階亂之後恐急則生怨緩則無裨故莫難於任公虛心澄  
慮積以誠意刊布式要觀其說曰因時制宜以去姑息之  
患曰繁辭復說以杜覬覦之望曰分任責成以收實濟之

弘藝錄卷二十

二

效故一時猾者格逋者復漁者息有所試矣乃或斂或散  
損益以時居七年人心信悅監司交獎騰於薦剡者七被  
於欽賚者三擬陞於吏部者十有餘或弗得命人爲危之  
而公澹如也奉職益虔先是兼分守湖西嶺北諸道淦地  
中隙負固有司莫能治有渠魁號招數千人撫治湖南陳  
公議非公不可公亦罔遜怯兼程而進勢正獬官兵守拒  
無策乃計畀曹誅不旬日面縛數百人餘從遁散漸以寧  
謐仍白創縣治以圖永賴今之峽江是也其城池廨宇人  
民籍額皆由經度人莫能難安福有強娶新寡者婦特自  
經公按死仍旌其節士林稱焉吉安有盜官帑者獄延無  
辜按成已久公翻閱前後符篆可疑鞠其狀果得寃獄亦



解丁亥聞松巖公疾請謝政弗許乃奉公務歸得侍溫清  
是年七月陞陝西布政司左叅政戊子四月往任五月二  
十七日沒於途河南靈保縣也距生成化甲辰正月二十  
七日享年四十有五子男二相槐公神潛而內瑩事輒徵  
夢始計偕七人夢七禽孚化一翼飛者故獨顯至是亦夢  
若有持計簿示之果見三品而殂豈非命哉甫余自幼相  
聞及得侍同朝時時從論道義其間論文評弈又不知其  
幾意甚洽也而一旦聆訃乍疑乍信如夢中語豈不恤乎  
爲人平實樂易孝友出於天性思報祖德請移封以拘例  
未得及皇上推恩詔父服色如其子官遂三世紵金拖紫  
良希事也奉繼母林氏及遇諸姻戚以至內外昆弟備極

弘藝錄卷二十

三

周旋被其容接者無問親疎敬愛之居官二十年不營居  
室獨愛集古書史未嘗釋手爲詩文平雅純正如其人至  
與權貴不依阿隨衆矻如也人方期以公輔自分必大用  
而竟嗇其壽也哀哉天乎

明故文林郎江西廬陵縣知縣致仕方涯鄧公行狀  
明有君子曰靜菴胡公嘗言於朝士之毀譽有幸不幸人  
之論才有同不同惟聖明擇焉於是上嘉納著爲令時則  
方涯鄧公實有類於不幸靜菴公旣惜之此余亦與聞焉  
故爲列狀曰鄧氏之先實自海昌宋紹興間遷仁和考諱  
懋號恕菴敦篤好禮家始殷裕前妣俞氏妣馬氏處士鶴  
窗女兄也實生公諱鑾字鳴仲號方涯自幼穎慧十二遊



邑庠十七應賓試二十三領薦書適南塘朱公執憲甯臺  
擇公而女之實應坦之明年壬子也南塘公喜曰是有輔  
余明無負余嬪者也自是五試輒奇乙丑第進士其銳意  
類如是是可見也先是怒菴公見背弟妹熒熒母愛鍾之  
公襄事奮哀勵於學甘旨未嘗少懈或有師資餘俸亟謀  
朱孺人及時備儀以畢婚嫁至胥將室廬遜于弟鏊甫授  
廬陵知縣遂迎母就養未嘗間其家從祖雲南憲副葵軒  
公嘗器公而佳其不屈初聞授喜曰是與盤石錯也或曰  
美器而當錯石可乎至果剔豪杜請約期會核簿書尤切  
繩胥吏故能完積逋之賦明勸借之條尤注情風化常修  
文山祠創立黌校題名碑皆有成迹歎或施糜活人煦如

弘藝錄卷二十

四

也時逆瑾遣人四索有邢政者遇之嚴職遂坐解奉其母  
以歸質廬而事之曰吾不幸吾幸而善可爲之豈汶汶者  
哉母悅公亦悅蓋恐以利鈍傷之也深居却迹督家嗣崇  
文踵邑庠凡弟子執贄士友質文者應之無虛日祀事腆  
潔有賓至談笑出供罔倦暇日吟咏或乘輿命棹西湖與  
樵夫釋子忘機焉怡然有以自老矣然士林之內多有扼  
腕欲爲白其事者矧當聖明在上遂疏行原任監司凡三  
反果得暴白心迹收錄有日而公不起矣哀哉天平蓋公  
之心惟欲無負於當時無愧於平生至於成敗不計今可  
謂生順死安夫何恨哉爲人方毅嚴整不可以鬪節至微  
色發聲卒以是速禍乃天性無怨也然孝友因其心嗣弟

以已子崇憲祀南塘公設主先祠之側與族有不給交有當繼者周之其學術純正所著有方涯稿距生成化庚寅卒嘉靖戊子享年五十有九子男三崇文崇道崇範嗚呼余齟齬之日公已久領鄉薦時從鶴窗座上聆其緒餘意其不沒矣夫其不沒矣夫

明昭勇將軍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松月江公行

狀

余旣爲選士遊南雍廼正德己卯宸濠逆孽滔天都城嚴警吾浙且密邇洪都濠密謀朋計逆黨畢眞攝鎮守事實翼而虎將以爲臂援日夕抱切劘牀之慮懸如也時連帥松月江公實主閩政夫閩與鎮互相表裏內而相機參謀

弘藝錄卷二十

五

外而渙號嚴敷視諸司尤難是故剛則激激則召亂緩則廢廢則遂奸斯二者左右之間生民禍福之機也公方與巡按西蜀張公縉方伯道州何公天衢同心協謀故一時二公綱紀其政而公周旋於其間眞雖懷罔測然以公進而溫言懾服其心退而選兵戒備其事無所子觸發亦無所于脇從不震不動而浙民全受其福者皆公之力也余聞而嘉尙時方事鉛槧無由紀述盛美甫成進士則與公贊介餞賸歡洽踰于平生飽揖公德儀聞公緒論退而茫然若自失歎曰是真有道者乎是寄跡於介胄而存心於仁禮者乎及識公冢嗣今都閩宜靜公循循然儒者氣象叩其所造不啻風人墨客吟咏幾千百有蠙聲等集見行



于世則又嘆曰是文事武備父子真傑然也人方許公向用勒勳鐘鼎而公年五十有六遽以禮乞休特蒙恩詔致仕蓋仕宦自始至終一無所苟若公者今屈指寧幾人哉適余復以慙直罪廢謬辱於公葭苕之愛因締厥好時稱道疇昔相知益深契益密且日聞休養頤神之論方期上壽以百歲爲歸而遽止此也嗚呼悲夫旣大歛余弔公於堂慰宜靜於喪次宜靜以公行述請余爲之歛戚無容辭遂狀公姓江氏諱洪字允大別號松月亦號還玉子其先安慶望江縣人始祖澄從明祖掃蕩中原開拓疆宇歷陞長淮衛指揮僉事得世勳高祖宗改燕山衛曾祖安復調杭州前衛皆仍舊職遂定家于杭大父永奉命征勦鄧茂

弘藝錄卷二十

六

七以陣亡功加陞本衛指揮使今襲爵級自茲始蓋忠勇其世猷也考諱昇字彥高以耄壽終母喬氏當姪考夢一龐眉老以玉麟抱送誕彌生公果標格清古穎異夙成弱冠弓馬閑熟且旁通經史如古今成敗人物臧否悉淹貫無遺弘治甲寅襲祖職筮仕卽能綜理遇事無大小物無衆寡無敢慢周旋中禮公私寧謐人無間言諸臺官長咸知其賢歷試如捕運司局軍政視象之事皆隨任底績代巡楊公滋疏薦部推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守備溫處二府海航陸治吾浙一保障也歷五載百度修舉威惠並行代巡張公承仁益嘉其才復揚于朝陞授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督理操政時江右有王浩八孝豐有湯毛九皆盤



據險阻王浩八猖獗尤甚公計平之因得奇功班師奏捷  
欽賞花銀彩段及蕩平湯寇至於畢真凡三舉措皆有成  
績鎮巡以功上聞輒賜褒獎推掌連帥事公臨以明斷撫  
以寬和當道信之重之翻從質以疑慮視諸武弁殆有逕  
庭蓋公心地坦夷事無適莫遇會審重囚從容淑問亟爲  
平反如餘杭徐德軍人徐文榮等皆得貸死尤今時所無  
者其天性以克孝爲懿愛物爲先自幼溫清無廢禮長涉  
臚仕尤勤定省彥高公安享祿養二十餘年無意不適可  
謂善於繼述者矣尤敦尙儉素布袍疏食澹如也凡百華  
靡之物漠然無所好中且自信人亦信之其接人先施不  
至於濫至骨肉之間務從公厚一田一宅必均必平雖處

弘藝錄卷二十

七

臧獲嚴而有恩家庭肅然無間內外及宜靜嗣服閭政乃  
杜門謝事將從赤松子遊或曰果有之乎余應之曰綺紈  
之與儒素所爭什百凡勢利紛華與夫聲色可喜之物人  
皆戀之至老不厭及終於煨燼不啻燭火若公者其形雖  
折其心殆不死焉觀綱目書子房謝病辟穀後五年又書  
留侯張良卒亦不係於赤松也其殆命也夫殆命也夫距  
生成化已丑九月九日子時卒嘉靖壬寅十月十有二日  
子時享年七十有四配王氏封恭人中都留守友葵王公  
之女生長子山襲任陞本都司署都指揮僉事養晦侯時  
勳望未涯繼配黃氏兩淮運同黃公女無出側室張氏子  
崑岐沈氏子岷嶸俱恩例散官山娶陳氏同衛指揮陳邦



威之女崑娶毛氏岐娶虞氏岷娶沈氏鴻臚沈竹亭之女  
嚶娶王氏皆仁錢右族女一瑞卿又側室沈氏出余子康  
生聘焉孫男五月星山出鼇鬻岷出鯉嚶出女四聘錢唐  
畢發右衛指揮倪英之子餘幼將以是年月日合葬於方  
家峪之原惟公實德懿行不可無紀以昭示來裔顧余淺  
陋何足揄揚特以至親契故勉強摭拾以俟大方家採擇  
其萬一不勝幸甚謹狀

亡側室劉氏行狀

嗚呼自色選之風熾而夫婦之道隳矣周以上婦之聖者  
吾不得而知也自漢而後作史者鮮有及於嗣焉非作史  
者之過也若彼無與乎云爾不聞之孟夫子乎曰娶妻非

弘藝錄卷二十

八

爲養也又曰無後爲大嗚呼夫婦之道其諸要乎此矣然  
而天地生物者道也萬有不齊者理也不得已而置側室  
莫不以色聞而人之應之者亦甘於色而已也二本他岐  
靡焉曼焉間有異於是者又客氣作色故假權詞臆說以  
廢之而彼此俱惑矣盍不觀二國之媵粵自古禮今中人  
以下之家上不得齊於公族次無以侈於士類不過市井  
一匹婦耳而惟德之選于嗣之求曷不彼善乎氣之所感  
貴賤隨之譬之土田膏梁稂莠譬之蠶蟲草木錦綺其所  
由殊迥然懸矣何用羨彼賣菜傭乎余結髮娶李氏今勅  
封安人生四子不育乃置側室曰丁氏曰李氏或不孕或  
孕皆女肇理男事更四十矣矧其時自取謹禍正箠楚程

楛之餘奄然一息恆懼草木同其腐也與心謀曰欲繁嗣而不擇配猶不求田而欲得禾不問桑而徒屨以植也先是顯祖守恆公擇先母楊宜人配先父大峯公於日者金氏曰五行父母妻子各有契証凡配先論日子妻才與已相合而後看子嗣如執左契以求得也其說俱見今所問欲嗣乎財乎守恆公曰嗣哉乃眷楊宜人而豫許五男焉至是日者不金若也適庠彥許尙明氏爲吾言命李安人而下憮然曰奈何叩之復不竟其說蓋以難言也余嘿識之此非獨斷於心乎哉乃謀於里閭之人里閭之人同持前議者旁午殊不能得俄而揮使王公邦相謂余曰子今往閩成非仕閩也閩之城人物衆無溺女之惑無二本之

弘藝錄卷二十

九

歧無待價之色三者子之所舍而于德于嗣若尅若生子之所擇必獲其真吾旣已先得之矣已而果獲劉氏厥父名聰母張氏福州中衛指揮劉傑下舍餘生十有六年縞衣髻飾無綉彩色視之南北不若而凝質潔白膚裏沉密子道端在是矣甫期果孕生男又孕生女皆不育默駭而潛計甲午年子星得祿丁酉遇貴長生辛丑子運逢合如期連獲三男且乳哺自親膩瑩甘馥食之者肥白無胥疹亦不侵凡產畢而哺哺止而娠往往三四歲之間無多慾之擾無乳敗之虞無經候之忒故未嘗一試於參苓薯朮之物詎始以勿藥而不信於醫終以有喜而無措於手足乎嗚呼痛哉人多厭女之生爾反欲女之急豈意產男皆



順而產女皆逆乎嗚呼是果命耶人耶以爲命耶吾恃其  
有天月二德恃其有三男一女居常坦夷平易無計較側  
偏任其自然亦無愛憎御童僕無怒色始以老壽期待人  
亦不以爲誣覬幸生榮而遠爾淪沒乎以爲人耶產已兩  
月經已再候豈皆藥餌之過而自多安養不知食忌不郵  
諱憚而今已矣不啻黍焉實離離而競秀本子子而稿亡  
嗚呼痛哉不啻蠅焉絲吐而休翻身向斃吾故不能忘情  
者豈色耶德耶其子號天踣地皆若罔聞嗚呼痛哉距生  
正德乙亥五月十八日未時享年三十有一卒於嘉靖乙  
巳三月二十一日卯時葬於玉泉山之陽子男三康生聘  
江氏都閫松月公之女穆生聘費氏州守東湖公之女顯  
生養同側室李氏時李氏亦產子患疹而夭乃慨然許以  
易之無吝色其與人不存谿壑芥蒂類如此女一招鳳亦  
撫於六弟經典嗚呼春秋之法紀叔姬娣媵也其卒其葬  
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沒劉氏雖非叔姬之比於邵  
氏宗嗣不無賴焉以義得他日合葬用捨其大槩以俟其  
子儻有樹立庶幾得以考據或能求銘於大方以傳不朽  
豈非存歿之願歟爲此拭淚自狀

弘藝錄卷二十

十



弘藝錄卷之二十一

不仁和邵經邦弘齋撰  
不序而不回也百年也而不可太也百歲也而不可

司空趙公七十壽序

工部尙書安福趙西峯公

名璜

壽七十茲惟誕辰某小子拜

手稽首踴躍而言曰夫是天之元善也人之光慶也國之遐昌也休哉豫與曷謂元善天以生生爲心善善爲道維生也故其培之靡不至也維善也故其福之靡不周也而靈椿大樗何以別乎曷謂光慶蓋廣譽者人之良而懿好者德之本故天下之達尊有三而斯民之事之如一然於大老眾父何以加乎曷謂遐昌夫所謂之筮龜者非謂徑

弘藝錄卷二十一

一

尺之寶也柱石者非謂合抱之材也維老成之典刑丈人之貞吉萬世實賴之是故天之佑公也爲甚大人之願公也爲甚顯國之倚公也爲甚重某豈溢言乎哉見其居於體也莊而有容嚴而有禮模不觚範不窳其鎮也如山其動也如川庶幾乎溫而厲者乎見其宅於中也宥而密詳而理明而不苛察而不煩授其算若可指其倪盡其心莫得窺其蘊庶幾乎好謀而成者乎是以其遇事也貞以崇榦毅以樹功權以濟時哲以弭變可由也而不可奪也可往也而不可回也可予也而不可汰也可置也而不可漁也其立朝也權不得而干利不得而私請不得而行諺不得而逋九載而進一遜而退可爵而不可縻可越而不可



援高而無悔滿而寡盈某豈溢言乎哉介之於天而天佑之遐福之具臻世顯之併榮是已徵之於人而人信之廟堂之推重臺諫之掄揚是已昔者孟夫子嘗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推是言也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信哉某不佞亦與有賴焉

東巖詩序

夫巖石嶽岸敦乎其遇也嶽麓秘阻發乎其人也岱之阜吾得仲尼焉是故夫古猶夫一日也沂之濱吾得子皙焉是故夫今猶夫暮春也君子所以貞觀不輟張弛隨宜者正以顯晦之一致進而在廷匡直輔翼退而在野從容游

弘藝錄卷二十一

二

衍其所以匡直輔翼者匪以競趨也據吾分之所有也其所以從容游衍者非以耽樂也從吾性之所適也若乃唐虞之際姬周之盛無遜跡焉非不遜也民隱之殷而以忘乎其在外也明良之契而以忘乎其在內也東海之涯明太傅木齋謝公之里其旁卽汝湖今少宰公名尙之湖之上爲東巖或曰卽東山之意也余曰不然晉偏安江左以方隅自視恐才綿德醜故旌尙地望豈如我明八聖一統千古莫加焉蒼生之望匪直淮淝一葦而已是故孝武授受之際谷不輟辰肆無變肆者先太傅託孤之重也今上龍飛之首講筵虛席端揆凝亡者今少宰應運之隆也豈藉東山之偃仰爲之輕重哉方且簡在帝衷雖暫從純孝



之請尤不忘移忠之願不日趨召而起以毓德青宮完補  
衮職若伊尹之任阿衡傅說之作霖雨又奚翹區區展齒  
之上下哉余生也晚未敢論世暨仲弟幸從汝翁之後得  
縱觀四十二景之閒於是仲弟賦之余序之

貞壽榮昌序

貞壽榮昌者爲今都憲秋崖朱公

名純

尊翁圭菴先生暨母

施太宜人作也何以曰貞壽榮昌也某通家子稔聞高壽  
貞懿以及昌大榮顯也矧夫文武總憲海以內督而治之  
海以外兼而統之某又成於海者請得以海爲喻公諾焉  
於是再拜稽首而言曰惟皇有道海日以宴不揚波者凡  
幾年矣然其量包括天地吐吞日月沉淪星斗混合雲霧

弘藝錄卷二十一

三

不可窮而止也其險則蛟鼉之出沒不時龍蛇之潛蟄無  
定未離倏忽變幻重疊不可測而知也其靖則有時天高  
地下浪恬風止舟楫往來無異平波故曰觀於海者難爲  
水也然矚其近終不能睨其遠拘其常或不能達其變限  
於一勺曷由推於無盡也復因潮汐之至而候之見其勢  
則震盪瀾滂奔騰蕩漾如雷如電不可睇審其度則因月  
虧盈及時子午若朝若夕頃刻不移其不息則往者既過  
來者復續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改然後知茲海之大所以  
爲不可及也夫震蕩奔騰者氣也虧盈消息者理也往過  
來續者數也至伸莫如氣至信莫如理至神莫如數斯三  
者貞而已矣貞故遠遠故久而彌昌非獨海水然也天地



日月莫不皆然故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知乎此則可以知翁之壽母之德矣蓋自夫朝經夕史端模楷範雍雍在宮采采本支彼一時也不猶浪恬風止波濤不驚者乎然而未足以盡海之變也安知夫涵湧砰湃時出不測親反爲讐戾生於乖挫辱撓其躬懷居阻其情此一時也不有貞淑疇將與守夫貞者正而固也自夫嫁禍矯誣之非正也而甘心囹圄不驚寵辱斯正矣自夫嫡庶舛訛之非正也而欲哀茹育含痛撫鞠斯正矣自夫詭詞譏毀之非正也而匍匐事主終身不已斯正矣以至茹辛嘗膽畫荻斷齏蓄旨遺甘厲深揭淺皆其分內故能特鍾麟瑞大衍螽祥闡極恩

弘藝錄卷二十一

四

慈敷繁奕葉及夫眉壽考終祿養盛備穹諾寵錫及於生前百世用光五福全嚮蓋人之貞一也得其常則爲維德之太姒徽音之太妣不得其常則爲葑菲之黽勉雄雉之伊阻然而雞鳴好德伐木好音未嘗忘也故又有冷巷陳公者質直好義終始不渝又非但將恐將懼惟予與汝而已此皆法所當書卒之仇者繼豐者捐蕩者殘貞者完詩信有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秋崖公方且覃恩數省屏障東南海道肅清貞誠孚協行且端揆廊廟左右天子使四海之內弼成懿治不日貤封三代翁之有子真可謂無咎矣特以母之賢行異世罕見某方肆弘簡由唐及宋列女無與倫者第長戍遠謫無由上達天聽聊效里巷之風布



於短冊徵諸大方倘有識者傳之異日太史大書特書以  
光國史豈不幸哉

者壽同封序

皇上敦隆孝治典敘名正協和來雍粵戊子秋恭上三宮  
懿號禮成爰以推及廷臣如今制且程以限律恩特隆也  
於時鳳村張公名問實按外臺於浙稱詔之日闕廷在上  
堂闈在中喜特隆也退而雲山切念我君公及於碩妣披  
冠曳繡照耀閭里矧明年各躋耆壽公事計畢便道稱觴  
事特順也於是同按見易王公及某皆忝通家之誼謂某  
宜加一詞乃頓首言曰夫壽者受也不可以一得而足不  
可以強勉而致華封之於乎三言焉洪範之於乎五言焉

弘藝錄卷二十一

五

是故必弗祿頤享而後可以言受必象服偕老而後可以  
言受必保艾樂只而後可以言受斯三者皆天也天者存  
乎我也公端嚴方毅齊之乎人績學恬退樂之乎命敦仁  
懋義安之乎老敬禮作範形之乎內育中養才竟之乎身  
興禮覃命徵之乎報是數者皆理也理順則生也直生也  
直則踐形天地間以享百歲是之謂善受詩云昭明有融  
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余敢爲今日頌若乃順達  
孝之治據移忠之慮以駿惠我君公碩人之道必有闡榮  
祖考掄揚潛德者在于今特其肇之也

奉恩入奏序

明聖御歷三畢大闡禮繕樂汁叶禎啟祥爰暨南服要會



之都不寧維鉅亟劇孔殷天子若曰浙哉茲土疇若予怙  
憲此一方俾民太撫時則嘉靖甲午迺內臺大夫疏今汝  
陽張公名景以進詔曰俞哉若案汝颺若紀汝楨若計汝會  
若戎汝威若獲汝讞若教汝弼若才汝成若隱汝彰公拜  
稽首承厥休哉乃乙未之春撫臨海邦先是公以發奸摘  
伏之才禁暴禦侮之敏寸斷片折之勇顯微闡幽之明夫  
人靡不多之甫其至也則已掩惡就善之幾違曲從直之  
論去面革心之效執實御虛之權人亦無不化之是故若  
盧扁之於膏肓日月之於矇瞽矣公方黜己之聰明徵於  
民之視聽於是乎君子論小人諷諷者規論者伸復置己  
之擊斷期於王之攸好於是乎疑獄集矜恤行恤者生疑

弘藝錄卷二十一

六

者平是故若決河之於奔流恢虹之於險慙矣登明者某  
某焉彙進者某某焉匪期於今期於古匪箴於官箴於心  
是故若輪扁之於方斲公輸之於匠墨矣強而遏之匪強  
而遏之也將以齊其弱也弛而張之匪弛而張之也將以  
救其弊也是故若和風之於密谷紊綸之於綱紀矣國取  
於民不於乎佐於乎長民義於役不於乎辨於乎征役病  
於廂不於乎藝於乎經是故昔懸者於是就蘇陷塗者於  
是反袵矣以坊揚俊造則庠序不足興以弓旌武士則城  
池不足固以身率教化則號令不足神是故元魁於是乎  
壘出風愆於是乎消遠矣以至於正習俗褒忠義則小學  
有家誦之益穹石有人傳之芳崇貞節獎廉退則鈞臺有



哀集之勞鶴亭有重建之績凡厥憲綱莫不畢舉是使廢者興弊者清往者鑒來者勸期年之設施百代之楷範歟  
遼今六月將以其政報天子既離任某敢颺言曰維天陰  
隲下民惟民躋於至德惟皇大建厥辟惟辟奉於至仁九  
秋之肅殺隆冬之澗寒非不凜然畏也然而大生之無窮  
閉藏之有限天心蓋可見矣六察之所糾入計之所瘳亦  
非不斬然威也然而鸞鳳之雍容騶虞之仁厚公心蓋可  
見矣故公以正直忠厚爲之主而風裁果斷爲之輔其政  
以阜財惜民爲之先而懾奸戢豪爲之間唐杜甫有云此  
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公行有日矣甯不益擴  
吾民之隱以達於宸聽乎某端有望焉雖然不才不學自  
罹罪罟罔疾歿世安能白飯青芻與公邂逅一言乎是用  
伸詞敢告他日

弘藝錄卷二十一

七

尚詞徵萃序

夫萃者詞之最也萃而不於言匪仁之萃也故詞焉維丁  
酉春三月恭川先生李公名崧榮晉江右方伯杭之大夫  
士詞曰煜乎斯張煒乎斯皇而選於公而遂于良斯天子  
恩乎曰未也夫鼎鉉者玉食之需而匪叩烘之用也鈇鉞  
者遏劉之任而匪籠髀之能也天子以公掄甲科登耶署  
陟藩臬顯矣而未著也任矣而未專也今將南討焉北伐  
焉干城胡所於託帷幄胡所於籌乎詩故云樂只君子邦  
家之基斯天子之意乎又詞曰福乎有融樂乎有寧而享



於躬斯無以窮斯上帝恩乎曰未也夫藩翰者五嶽之鍾而百靈之聚也篤生者天地之蘊而造化之儲也天以公斬割理擊斷讞刑戮仁矣而未蓄也惠矣而未藏也今將保大焉申重焉匪天聰胡以生匪地靈胡以育也詩又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斯天之意乎又詞曰德乎巍巍量乎恢恢而據於崇而牧乎卑斯大夫士恩乎曰未也夫星雲者奚廟堂之望而草野之瞻也山岳者奚一方之鎮而天下之宗也大夫士方以公由齊魯感燕晉道揚豫未遍于窮陬達于遐壤也今將申台焉丞弼焉盡識天下之士而遍覆蒼生之命也詩又云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其斯大夫士之意乎於是某小子進而詞曰夫鼎鉉有耳而鈇

鉞有芒敢問曰公心之任是已夫天下之事不患於不能而患於不用不患於不用而患於不專公在昔而平鉅劇之寇居今而程彌濫之逋者此心之任而非計較之私也以是任天下天下不足任乎又詞曰夫嶽降有神而篤生有自敢問曰公心之實是已夫寇虐之與蕃庶生成之與饑孳有人心者不若是恕公竭力以活萬民之命捐資以備什一之儲者此心之實而非矯激之爲也以是徵天意天意不足徵乎又詞曰夫星雲有類而山岳有依敢問曰公心之宏是已夫剛毅者或迂疎而不能汎愛執法者每憚請而不能虛心然不知大賢則何所不容至公則何所不有公此心之宏而匪區區狹小之度也於是大夫士合



詞曰子之論萃而得其真匪泛而語其槩是可尙已不可爲他日之徵也

公曾賦詩贊堯舜邵某曰太原蓋堯舜故都云夫堯年二百舜百有十歲豈

惟得之於天者清明純粹貞懿而不澆哉亦以其地之廣博深厚是以其道悠遠其人全受斯其天地之正氣乎於是堯出遊於康衢見老人擊壤歌之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上古盛時君以大德受命臨之乎上民以含哺鼓腹趨之乎下熙熙乎哉唐虞之至德也夫迨於周天保之世君臣胥慶媚其君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愛其民則曰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夫至遠之謂遐堯舜之壽也夫至誠之謂質唐虞之德也夫三代之幾於上古如是方今明聖在上久於其德以化成天下豈無康衢之老與天保之民哉余於映軒公有取焉公生於憲孝之世善美有餘珍素自攝其無庸非無庸也將以厚其庸也其弗見非弗見也將以待其見也於是乎事踏溪翁以孝承邑博公以順故人皆曰有政也迨夫聖皇之際義方有徵鴻漸方吉而東莊公名汝行者出焉余始揖公於朝見其頽然而長昂然而舉豁然而開朗可卽也曰是北人之表也乎世德之衰也乎時彙升於地官公官如之峩冠象服顯顯合儀而五十始邁故人皆曰樂仕也及乎壘守屏蕃民實祖之夫民猶



祖公猶親也其寬一分民受一分之益出一令民受一時之惠故人又曰真庸也以至於今前星繼曜龐恩疊出而公躋七十矣駝顏鶴髮享太平之盛頤養鼎食服觀察之榮而東莊公方升未艾公且眉壽無疆維日歌之曰太行之巔兮巍乎委蛇何有乎遭兮黃河之涘兮委乎委蛇何有乎止兮於是海隅之人始知西土之俗太古之風非區區所能彷彿也乃奉年家子而爲伯父獻焉

封工部主事南湖陸公八十壽序

邵子故善石里陸大夫名金爲案案昆誼也厥翁南湖行爲伯居吳江距浙圻相屬道京師拜於堂下公引而起敢問焉公曰吾歲閱甲子又十九吾封工部主事十稔吾家不

弘藝錄卷二十一

十

踰中人之產幸諸子皆賢且淑吾日食飯二盂酒數行左攜右扶俛仰咸適無所事慕吾願吾仕者貞而亨居者翕而孰昌厥後裔餘齒有畢不亦可乎余小子翼公就坐再拜而晉曰嘉哉詩有云宜兄宜弟令德壽豈斯之謂乎旣而南向拜曰遐哉天錫公純嘏已又北向拜曰烝哉惟王其崇之已肅揖而退往乃戍於漳漳大夫土也由屯部而逃凡三載臺臣相與疏於朝藩臣相與揚於省小民相與謠於市復聞而嘆曰嗟乎大夫三事而公百遂也百遂奚其艾乎甫一期漳之鄉大夫有以公壽爲請者余辭之雖然見而知之弗荷于諾矧誕辰有屆稱觴有期能無一言乎夫以禮事生之謂孝以人事國之謂忠太守之於若翁



猶公等之於太守也翁之壽太守之福太守之福公等之壽而忠與孝壽與福之基乎嘗聞翁終身之慕因心不踰以母碩人之早逝也痛定省之無由而音容之或失也乃刻木肖像朝夕事之吁嗟丁蘭之傳庶幾非耶高尙之志篤義有方幼而嚴憚長而切磋吁嗟乎燕山之義尙亦利哉故今太守之治斯也不以其民之蔽也而必信之以廉不以其俗之濇也而必率之以正畫一之政措於其心而刻木之風成於有日是故福者百順之所積也壽者合德之所召也其於公等不無相攝乎哉於是諸公喜而謂曰子之言是也請以爲八十壽他日翁進於百歲觀其子壽於國脈壽於天下必不以子之言爲妄也非惟不以爲妄雖他人亦不以爲諛也

弘藝錄卷二十一

士

簡廉利物詩序

弘齋子以壬午仕癸未大司空西峯趙公請權於荆弘齋子懼弗稱以告西峯公曰異哉子人以爲才而子以弗才才孰居子曰才易權難何以故利蝟乎叢也波靡乎潰也濟胙乎涉也蝟則不可崇不蝟不可以崇波則不可諾不波不可以諾胙則不可常不胙不可以常夫是之難也公曰嘻哉吾以約代煩以理代愆以溥代施可乎弘齋子東面再拜曰謹受教遂往期年而報政公曰諾丙戌擢副都水郎事時桂東王公名文儒初釋褐來觀司政子肅揖之問其年妙也觀其容飭也叩其才雋也且也通家氣誼日親



而月益不啻其言之相得心之相照也越歲公出宰會稽  
又三歲晉主南戶部事監船於杭夫會稽古昔之計壤也  
杭舶東南之輻輳也計壤之地財賦出焉輻輳之區市利  
關焉不幾於叢脞而波靡者乎自予而觀之公之年妙也  
而德尊焉容飭也而心一焉才雋也而識達焉何以故搢  
紳之藪與閭閻之衝人貴賤不同而言尊卑無別也公昔  
之宰也猶夫今之監也何有間哉乃甲午之冬予道北關  
治圃事有農者舟者負者糞而襪襖漁而網罟者羣聚而  
告曰歲澇矣農弗可以停舟弗可以止而負可代糞可勤  
漁可獲也奈之何啟或靳焉時或失焉其經者猶夫其冒  
者也通者猶夫其塞者也自公之蒞政也吾往而過焉來

弘藝錄卷二十一

七

而續焉無終日之候無過時之虞無迫督之煩無獵取之  
辜茲將復也而子盍圖之子曰噫嘻農天下之本商天下  
之末二者國之大用也而權之農將重焉故權以抑之其  
用意深哉不以爲重而併困焉其將謂何矧聞公之權也  
檄官司以守之日登其數以計於簿月稽其會以報於都  
歲考其成以上于王府不抑奪以爲能不號招以爲威不  
侵漁以爲已以至於屏獫鞠辜息爭杜攘是可以爲簡而  
非叢也可以爲廉而非靡也可以爲利而非脞也於是相  
聞者退而乾峯楊公進曰請遂以簡廉利物爲贈可乎子  
弗敢僭擬楊公曰聞命於西峯公矣遂爲之序

古之士以鞭辟近裏著已爲功今之士以清要崇高貴重爲樂古之士不能以意爲也是故廣畜以弘懿厚存以匿志言以確孚爲質行以方大爲利道以普徧爲艾今之士不可以意遂也是故捷於仕而後學利於進而後取合於人而後言宜於時而後行夫仕靡不欲也而捷焉進靡不干也而利焉是故官資不可以超崇弗悅也錢穀不足以厚庸弗屑也嗚呼士也云乎哉夫虞官禹益之所司也錢穀有司張敬夫之所與也彼聖彼賢豈非至尊貴者哉故君子之仕也不專於清要而道苟可行行苟可孚言苟可信君子未嘗不重且榮之也秦之盧書菴氏以癸未進士令遂寧繼遷主工部政司權於杭夫權余昔所事事也有

弘藝錄卷二十一

三

三說焉一曰分司稽勾二曰考責會計三曰便惠商民夫稽勾不分則已無善守會計不責則國無懋緒商不加惠則人無畱思何者郡仙署也非蒞於外監事漕需也非有于顯績人利驅也非限於土著是之弗圖而畏焉無益也怠焉無據也存夫人而已矣公昔董呂梁余過之見其外弘敞博達叩其中淵邃靜懿同質而縉無粗鄙之氣行謙而和無强悍之風公蓋以鞭辟近裏著已爲功者也故其爲政也不立異於人而綱無舛紀不競趨於時而心無違構檄幕官以省入而人稱其非矯移契簿以檢實而上信其寡私賤稱度以平直而下服其無苛昔者夫子告子張忠信篤敬推而至於蠻貊可行是三者豈直權事而已哉



有天下國家之責當如是也公之自號書菴固此意乎公以紳名而字曰汝佩斯可謂無負也已矣余辱公之誅未有以復茲事竣還朝將以取正焉故序

虎林別意詩序

夫別者別入聲也將以睽跡夫道曠誼遠心後時故君子惜

焉跡存乎遇者也道約乎衷者也誼協乎共者也心存乎久者也時昭乎變者也情合而後遇德資而後衷職修而後共信敦而後久景著而後變故君子重焉而不繫之詞是輕其重也不愛其所惜也君子胡取焉是故以言乎其遇也其詞肫以複邇以密以言乎其衷也其詞閑以則綺以飭以言乎其德也其辭覈而張華而揚以言乎其共也

弘藝錄卷二十一

古

其辭和而無忒熙熙而咸績以言乎其久也其辭徵而洽卒始而咸若書菴子之所晉懋矣故予觀羣公之什而乃得眾善之益焉夫導引役也而先焉君子不恥也書菴謂余引之遂序

慶際重光詩序

成化間閩警菴公來自陝實蒞吾岳政妥厥寵靈蹶厥嗣

亂北泉公是生名溥父曰松山公惟岳耶攸宅于中山隆氣

鬱公丰神峻茂方大而頎然天目之表乎遂升于癸未肆

典邦刑某執鞬屬簡須于末宋意淡如也公復由保定守

來蒞吾臬惟岳惟臬于並于尊乃祖乃孫媿美克顯惟良

罕哉乃秋八月例賀天子萬壽維予小子拜手稽首言曰



昔在成周彛倫丕著禮樂顯明乃臣作歌曰天保定爾亦  
孔之固夫其曰孔固至安而無以加之也繼之曰俾爾戩  
穀罄無不宜夫其曰戩穀至善而無以加之也又曰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夫其曰遐福至遠而無以加之也是故一  
日之小康不可謂之孔一事之偶合不可謂之戩一身之  
有餘不可謂之遐兼是而克章其惟吾皇在上乎自夫誕  
聖而啟河清之瑞受命而召五星之祥天心已可見矣自  
夫郊廟而著克禋之誠耕藉而獲有年之慶萬事無不宜  
矣自夫奉慈而極康壽之隆廣儲而兆前星之應積慶爲  
益遠矣而天下臣民之心何但已也孰不曰頤養天和萬  
壽其無疆乎曰克當天心萬方其賴及乎曰克念天親萬  
億其無量乎北泉公行矣甯無爲當堂獻乎於是公起而  
歌伐木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某反  
而歌下武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諸  
君子和而歌小明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  
以汝各爲詩若干首某引其端遂爲之序

靜菴序

西蜀曹公山字仁甫鞠吾郡獄其政尙簡嚴無呵無撓無  
墨獄靖無稱寃者上之部擢貳四明于郡無攝也適賓興  
總計敦焉計夥則繁錯冗益屑瑣瑣不惟井公約以度理  
惟察亦無呵無撓無墨計已無稱負余從詰其端靡究膠  
彥文祥氏造曰某曩屬余屬有誼謹有惠言余甘自鄙耶



顧旅於畿罔攸值今代請予亦惟靜菴某之自號其所自得也自得之斯好之篤而名之稱情是惟廣之予嘆曰夫仁有體夫動有根夫樂有似莫體胡立莫根胡生莫似胡名是故名存乎義也義顯而號彰矣生存乎道也道生而用廣矣體存乎靜也靜久而仁熟矣呵靜之臬也撓靜之廣也墨靜之蝨也而能應變者鮮矣不呵故約約故不紊不撓故執執故不遷不墨故嚴嚴故不測簡之衷也正之聚也安之藉也廉之羨也而不能應者亦鮮矣故不屑不錯者約之章也不聲不色者執之效也不寃不黷者嚴之終也惟以治一國清淨矣以爲天下順則矣以爲一身仁矣故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靜命名之義不在斯乎

弘藝錄卷二十一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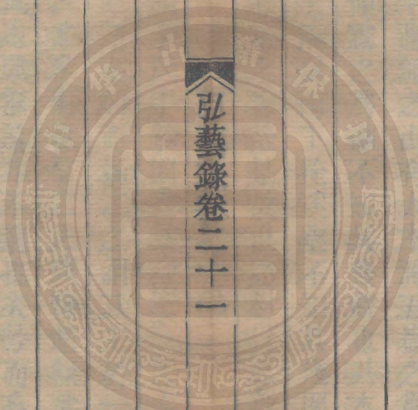
題李氏手鈔四書集註

操翰之謂文蹈而揚之之謂武主於一之謂志不遷而有成之謂業求而世守之之謂賢趙無武非不武也夫態而忘其武也歟無逸非不逸也夫勞而忘其逸也恤無簡書非無簡書也夫身而忘其簡書也迺若李氏之宗余猶及焉夫日星顯矣而矇者視之比於余者鮮矣義軒固知日星之明者也雖然嘗聞其始以戰代策勳懼于劉割及其終也草菅之風胡可長也長獵之心胡可動也彼之所入而此出焉故齋心正畫非已也坐忘而已矣觚操翰染非職也心一而已矣牘連簡折非名也志適而已矣芸編載蠹非寶也澤存而已矣澤存而後世顯世顯而後父光父

光而後仁著仁著而何有於武耶君之後昌乎哉余故曰  
猶及之也若乃模天之功繪日之勤有目共知何喋哉君  
名節字抑之號竹坡厥父諱端祖諱順號義軒世爲青閩  
云

弘藝錄卷二十一

七



弘藝錄卷之二十一終



弘藝錄卷之二十二

文賦賦而曾溫雅賦賦賦賦仁 and 邵經邦弘齋撰

序

翰林羅圭峰先生文集序

敘曰夫材豈冒求而擿埴哉明堂而備總章清廟而登文木幸與不幸遇與不遇而已矣矩而斲規弗衷也將栝之乎柄而削斲弗入也將觚之乎雖有幸焉者寡矣人或告我曰今遐陬之山有大木焉五嶽之爲鍾百靈之爲衛雷之爲伸露之爲滋不知其幾載也其木植枅樛結困輪而插塢上隔風雨下掩溪壑不知其幾圍也子前而幸之乎虞非道路之物哉是故世必材材必敦所遇而後能濟其

弘藝錄卷二十二

一

美否則甘泯泯焉者不知其幾何也明興百餘年來天地之所拔萃山川之所秘寶有大人作焉曰邱瓊山氏曰羅圭峰氏之二公皆材也邱公起於海外人孰不曰邈哉希矣至於豫章材所鍾會之地羅公迺始以例進夫例主貨人誰不以貨視之而文莊公獨曰材也嗚呼二公遇不遇之間夫人幸與不幸之幾歟卒之冠國髦華展斧與匠石日居肆藝而攻輪飾其能鳴盛而重任也有不期然而然矣則夫始之齟齬拂戾者所以畜其德終之暢釋和美者所以發其材歟今觀其集所載序則沉而典誌則貞而覈文則鉤而節應無窮也詩則葩而式瀕而洋溢陶有情也至於議論似賈生明大體寢邊鬪薄言謹謂古之大臣非

歟夫文不飾者土鞞瓦缶聲弗傳也質不美者山節藻梲  
久弗揚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之久久而無弊焉  
不在茲歟不在茲歟某生也晚竊有志於文顧不幸所事  
多戾未得是集而讀之呵塵撇囂黜吾不材以資於有道  
爲吾一日之幸哉

林白石先生文集序

愚爲弟子時所肄葩經上則周召魯衛吉甫山甫方叔南  
仲之流下則里巷閭閻昆蟲草木之類未敢輒以舉業累  
之默思其性情肆其造詣恍然欲致而未能也及登仕版  
棄鉛槧士大夫間往往道說何李索其集而竟讀之何善  
五言律至七言類多清寡若山陰羽士魯室嫠嫗試以勇

弘藝錄卷二十二

二

冠三軍氣雄萬夫未見以爲何如此其詩孔碩其風肆好  
所以難乎其人也李善七言古選至律詩類多生硬若陸  
截文犀水剝蛟螭試以吳鉤之巧干將莫錡之工亦未見  
其何如此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所以難乎其選也又有昌  
穀徐氏棠陵方氏少谷鄭氏太白孫氏子言張氏皆有集  
徧而閱之一一具其情性肖其人品昌穀質美而清虛棠  
陵闔放而縱逸少谷太白子言諸公譬之天廚之饈方丈  
之珍一染指間香味殊別盡醜而饜之又有不同故於山  
間石上片席晷筵不覺嘆賞至於文則何守左韓李馳班  
馬諸子固有所不逮也大抵人生覆載中氣稟才華以爲  
之主而學問涵養以爲之輔以取其蘊藉溫潤資深蓬源



然後無往而不得觀於司馬遷李白天才迥出又得於肆  
意歷覽以發其蹈厲奮揚之氣至於楊雄杜甫諸人刻意  
深造所以致其精微純粹如不得已其諸天資近道不能  
學以充之學雖黽勉而天分或不能及皆所謂小乘而未  
能底於大成也予年四十編管於閩入清漳而得白石林  
公瞻其貌皎然日晶月輝信可仰也聆其音鏗然金春玉  
應詢可悅也猶以介然固陋未敢叩於其衷僭出瓦礫輒  
以珠璣應之復誤爲之評品甫其歸也以海嶽停雲爲唱  
距今二十年聖天子以其罪重不宜從宥仍往來於丹霞  
太武之間而公已鳳逝矣冢嗣夢熊氏不鄙晉謁追悼疇  
昔悵然無聊爲捧其遺稿而莊誦之其詩清雅俊健斐然

弘藝錄卷二十二

三

而葩藻飭錯然而膾炙備其文典要珍重秩然而交際陳  
井然而禮樂炫襍說數言乃其心得皆合於聖賢之道蓋  
有得於麓堂之指歸窳菴之緒論者至揭帖一本不激不  
徐可見當時大臣容人之量使在今日雖不聞於朝廷尙  
敢望能保身耶卒以丹徒潛覺移怒晉陽見幾而作可謂  
賢矣高臥海濱徜徉自得集中所著多退後之作設或沉  
酣勢利甘心汨沒所造甯有是耶不揣竊以自慰且以質  
之地下不識公果以何如公題不識又嘗觀臨小乘而夫

秋江別意序

天下有風俗而君子之風節益著風節著而風憲益尊何  
謂風俗薄勢利厚廉恥顧已特多殉人益寡知所自愛而



重干犯是已何謂風節不以己貴而羞貧賤不以人尊而甘諂瀆權有所不令刑有所不威見義自裁守死不貳是已嘗觀三代盛時伊尹躬耕有莘之野至一介不取此何等風俗也湯三使往聘之尙囂囂自得此何等節操也是時風憲之名未立風化之本大彰下此本原未窳故假風憲之權俾持風節以勵風俗若漢吾得一人焉曰汲長孺宋又得一人焉曰包希仁斯二者振士夫之名節立朝廷之綱紀觀其面折不能容人之過若不勝其剛然而未嘗肆以爲虐也一笑比黃河之清若不勝其嚴然而未嘗假以爲威也而使弘湯衛青之外不論賢愚不分彼此皆得而屈辱之此乃打街罵巷之夫曾黯而若是哉龍圖開封

引藝錄卷二十二

四

之任不辨是非不審真僞皆得而斷折之此乃殘民害物之尤曾拯而有是哉吾知可慢者小人而不可輕者君子可搏者奸宄而不可背者人心故能使淮南寢謀閻羅讓美誰可得而問可得而議哉若我明盧公抑齋可謂庶幾矣公淮之山陽人登嘉靖癸未進士歷任兩京刑部擢東粵參議兩浙副憲再任叅知三掌臺憲具瞻甚悉不敢不著其詳蓋由其得於天者厚重不煩如周詩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者其氣象也脩於己者弘毅博達如大易體仁長人嘉會合禮貞固幹事者其原委也接於物者盎然春風之中而有不可奪之操標然秋隼之色而無太絕物之情施於政者務持大體不矜小節務勤實意不近



虛名嘗斷豪獄矣引篤廢律文而廣好生之德管督民數  
矣許細民改正而開自新之路愛天理則檄案屢反而不  
變察人心則勢囑長嘆而不行以至於某之獄尤若罕見  
其儔者其一愛人以德雖父子僚友不牽制而遙奪其二  
順情以禮雖闔詞祈貸不峻絕而厲聲其三不動不搖泰  
山何能踰其固其四不怒不激哀矜勝於得其情至今萬  
民實受其惠一郡實除其害者是果誰之力哉以爲難則  
不大聲色知愈真而見愈的人不見其勞而公自安於職  
以爲易則專恣鉤鉅心愈礙而情愈窒徒濬奸之藪而長  
亂之門公其庶幾矣乎或曰杭大都也仁和首邑而父母  
達官也由昔以至於今薄俗曾未若斯子何忍言耶予曰  
誠哉是言也蓋不觀孟氏孝子慈孫之旨哉風俗之厚薄  
由於在上之作興以公秉執風憲而無苟且姑息之心弭  
豺虎鷹鷂之患居者騰歌行者路頌且徵壽於萱慈徼福  
於令子必人人自反去其悖慢之心淫隱之行在朝有長  
揖之客在外有端州之譽斯乃東都之俗善善同其清惡  
惡同其汙者又何事伊阿脂韋以爲忠厚之至耶予也不  
才自蹈巖於惡惡之咎且與公舊同僚宋亟知迂戇無似  
敢陳所懷而序以爲別

賀石崖周宗主先生擢廣右叅政序

天下之勢維楚幅員廣大上接川蜀橫亘中原直界江廣  
歸墟於吳若與閩大相隔越也然勢之至大者莫於海若

至遠者莫與江若今夫江由岷峨而來迅蕩迴激歷瞿塘  
灩澦若彼其峻險也中經洞庭彭蠡則汪洋震定蓋有不  
覺其迅而且具包含容受之量然後與漢水合流匯而爲  
一大都會而天下之言形勢者歸焉今夫海由北而南內  
尊諸夏外限羣夸若彼其浩瀚也然必有畔岸止宿之地  
則錯置屏翰布列方隅然後福興漳泉聯絡星羅而爲八  
閩會省天下之言式廓者在焉及其毓而爲人楚多材木  
譬則縱橫茂密不但頃畝尋丈而已也其大者叅天蔽日  
植之要衢橫之當路足稱棟梁柱石之任其次亦凌峰聳  
壑以俟升之明堂登之清廟無忝萬鈞于石之用閩多貨  
貝譬則珍奇錯落不徒埋彩炫晶而已也其顯者周流動

弘藝錄卷二十二

六

達或當斧辰朝亡輒有補於合璧之圭璋其次亦韞匱珍  
藏於以待價待聘無能易於有用之成材茲數者皆以地  
旣靈而後人以傑類於何者觀之歟曰文而已矣是故楚  
之文也浩博雋父滔焉而江漢流整焉而嶽麓峙而畦陞  
限界弗與焉閩之文也典密工邃窟焉而理致陳井焉而  
造詣著而空疎膚淺不與焉夫浩博雋父者體也江流嶽  
峙者用也以茲體用之學而觀於典密工邃理致造詣之  
文何用而不得哉是故青青子衿不可以數稱也悉於一  
日辨之不煩再過不然日且无暇給何有於綽綽餘裕哉  
歲大比賓興輒日進諸生千百於庭且能不厭其繁夥三  
復而重校之務獲其精嗚呼予也不才無能爲役縱一旦



日使之臨之烏能如是而無數耶其暇則講談理道因及不肖亦與辱焉先是浙之慈谿曰鄧西張公雖切鄉契以予之潦倒廿年乾沒何由識荆承不鄙陋以所彙三弘集言於公其一曰弘道錄謬意五常分屬五倫從古聖人各舉所重而言非謂父子專於仁君臣專於義而已也今故以五常爲之綱分屬五倫爲之目而由堯舜至我朝由經至史嘉言善行凡屬君臣之仁父子之仁夫婦之仁昆弟之仁朋友之仁各有錄曰以著己意義禮智信倣此其二曰弘藝錄自入仕以來游藝之作其三曰弘簡錄僭繼鄭樵通志之後欲合唐宋五代遼金五史爲一而爲其篇帙浩繁尙未就緒夫以二十年面牆之功一旦蒙其紀錄適

弘藝錄卷二十二

七

值漳庠通龍溪鎮海諸生呈將弘道一集五十七卷授梓以傳且給校對生儒其佳惠莫大矣雖然此特公之大義非有所私也設若後之日所刊祇於覆瓿噫嘻吁將無辱焉萬一分毫有裨不因公名而借垂於不朽耶乃今季秋登庸甫畢彙進方升天曹以公久著勞勩特陞廣右叅政嗚呼茲選也祇以寄信宿之命而已不日大拜予雖罔知第於同年若龍湖張公公之里也古冲李公公之蒞也豈皆能無望焉予不佞敢期必以爲異日叅天蔽日棟梁柱石之任而江流嶽峙特其能事焉公名琬字潤夫號石崖登壬辰進士由給諫轉任禮部儀制歷陞今官云



言踰乎腴已睽將乎道已交叶乎衷已窅以昌義無所於  
德而契不承氏以厚嫗無所於肫而惊將殆是故君子與  
靖以和義存乎其際合宗以同異存乎其時光祖以延裔  
存乎其世考胤以觀貺存乎其山川昔者召公之封於燕  
也曰爽之宗其無渙乎後世無斃焉澤斬則疎疎則分是  
故百世之下其勢途人也其本則親也時而已矣有明辛  
巳之歲今天子龍飛士之側於登庸者凡邵氏三人焉煉  
德成氏睦德明氏其一予也壬午寶興以書薦又二人焉  
曰良金汝勵曰經濟仲才予昆也人曰是伯仲而名世者  
乎喬木而席蔭者乎越之去杭明之去宋未遠也其世可  
求也詳觀邵氏之裔自洛來徙實祖安樂安樂之孫溥以

弘藝錄卷二十二

八

徽猷閣待制溥以秘閣校理籍於杭產焉繼千八府君遷  
於會稽巨於餘姚聚於江南今其族千胤室千廬箕裘千  
紹其名爵又表表相望若方伯蕡侍御蕃秋官德容暨睦  
光祿時震暨造士良金元吉輝煌媿美無所於儷而吾之  
裔久矣無聞焉且不能蕃衍其蔭若彼殆將什百此其故  
何哉天地之氣蘊藉而爲人山川之秀凝結而爲物其蘊  
貴藏其凝貴靜而吾地左江湖龍飛鳳舞秀矣而未畜  
也震矣而未靜也是故其人發揚蹈厲而未可與潛也其  
俗侈靡繁縟而未可與約也豈其一身一姓之故哉所從  
來遠矣若夫德成之居地不然焉姚江委蛇而縈環龍山  
蜿蜒而起伏是故其氣旋以覆者其人宥以密其發有餘



不盡者其蔭昌以益繁而復敦之乎仁孺之乎義率之乎履汁之乎和是豈吾族之所可睨哉君丕矣與予同爲僚予感於斯義故其榮擢不以友道貶而以宗說考焉

福建都轉運使勿齋婁公入覲序曰無異也公

本朝內覲之典匪惟觀政實以觀人是故其治飭矣其人未足觀往往不稱應命而惟介以瑩躬闕以容德鎮以綽馭嚴以蒞箴則衡部有體貌之脩當立有燕錫之命彙進有特褒之語歸寵有慶陟之榮無所軒於鈞憲無所輕於錢穀惟其人而已矣勿齋婁公名志典巜於閩以制當脩覲敘別諸寅惟時蔡公龜厓以某疇昔治誼得其爲人不甯默默命之言曰夫事有殊途而心無二操殊途者勢也

弘藝錄卷二十二

九

不二操者理也今夫玉之爲物也溫然而敦厚者也溫然而敦厚則雖直爲圭璋曲爲磬折銳爲衝牙半爲瑣瑠猶不失其溫也金之爲物也厲然而堅剛者也厲然而堅剛則雖革以烈火淬以淵水理以厚土揜以沙石猶不失其厲也蓋公之爲人也溫而厲者也公之爲官也直而淵者也而其敦厚之質堅剛之操則不可得而奪之也何以知其然也公昔起守趙矣其觀以獲矣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又刺吾杭矣其觀亦獲矣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公今之守巜也猶夫昔之守土也守土者務以利民守巜者務以利商夫利民宜乎拳拳於民也而默然不急功不近名民有陰受其福而若罔聞也利商宜乎拳拳於商也而歎

然不稱羨不斥餘商有日競於利而若無所與也是豈無庸心哉夫奏一功而後興一利計一級而後除一害功奏固可嘉矣而心之爲勞可若是乎計級固已崇矣而已之爲病可若是乎蓋公之用心也不惟其功而惟心之無勞不惟其利而惟已之無病心之無勞者升之高不見其益據之崇不知其增矧官與資其足言乎已之無病者彼一時而非有餘此一時而非不足矧人與已其暇恤乎卒之不近名而名自歸之不競功而功自許之此心之至公理之致極公亦不得而辭者矣豈非庸心之至已乎於是陶然而樂驪然而笑歌曰采菽采菽筐之筐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某小子拜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又相與追而送之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誰謂宋遠企予望之諸君子皆再拜而退

兩浙都運黃葵山先生陞廣東叅政序

古之從政者已爲大盡已而盡物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時爲大順時以尊事斯尙矣二者高下榮辱顯晦屈伸往往隨之然而人之性各不同也仁者至誠惻怛而有餘智者周流洞達而無滯夫子所以並取仁智而體驗其動靜非有所矯揉拂戾而爲之而矯揉拂戾者終不可窺於仁智之域是故至誠惻怛者其心貞以一貞以一故廉而不劌也惠而不苛也孚而無贖也坦而無詖也撼之卒不可動濡之終不可奪也周流洞達者其心通以和通以和故隨



物之低昂時之高下屈伸往來盈虛消息而能不失其便利不惰其物宜夫是而君子欲兼之也而夫子他日論政乃惟曰在仁者何也蓋仁可彊勉智不可彊勉也仁本於心而孳孳不息則近可至遠寡可底眾小可槩大智近於事而汲汲求勝則私意或起天理或蔽而時之所尙有不得避焉者矣自今觀之冬官古之司空也禹平水土至祗承于帝夫誰曰不然而今以爲冗曹也聖天子作聿新郊廟而奚斯崇秩則時之當路焉轉運唐之命使也寵絕於專刺而百凡所賴夫誰曰不重而今以爲利叢也賢冢宰變厯選明德而六轉運皆得其入則時之清貴焉若吾兩浙黃公葵山

名衍

可其一人也蓋公之分辨不啻其不取也

弘藝錄卷二十二

二

至帶鍛之無花服彩之無章此何等廉也公之寬裕不啻其不罰也至怒詈之不施鞭撻之輒後此何等惠也與上大夫言而閭閻與下商竈言而恂恂此何等忠實也始乎期月不見其有所增終乎考最不見其有所減此何等坦易也獨於羨餘之積職守之分一毫無所假借至利害榮辱之加惟以漠然視之是真能不動心者而或者乃曰公之仁已聞命矣而智或未之聞也夫公辛巳進士也今爲卿爲輔者幾何人矣矧公陟正冬官陶於姑熟之濱廟壘落成而口不言功理於南河之績轉漕稱便而官無加益及其守雷也居常苦節而其運漸也尙多濡滯則今之爲廣藩其去卿相不遠矣胡不卓然自見而甯徇故轍乎予



曰此非知葵翁者也方今善宦者以認真爲緩圖而活潑爲急務公之心非不活潑也未免有認真之意在認真者人視之青天白日彼亦曰青天白日也人視之不愧不忤彼亦曰不愧不忤也若彼變動不拘縱橫曲折使人莫測其端倪者固非所以盡公也今聖天子明將相覃威南服討正不庭今日晉方岳若靜峰張公明日擢良翰若葵山黃公二公皆閩產且雷廉歸望也昔吾夫子論行師不許子路而許顏淵淵仁者也且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立萬世不易之道嗚呼若黃公之懋敬張公之英略非當今克壯其猷者乎夫以認真如公不善逢時而擅寵異則廉頑之氣特振元老如公不善暴虎而擅謀猷則三軍之氣甯

弘藝錄卷二十二

主

不作哉予老成於漳者也行將望公旌節而拜其下風矣  
浙江都司斷事張君九載考績序  
夫幕者密也天子曰密勿諸侯曰幕職至親也是故內則方伯連帥親之以手足外則百司庶府親之以綱領大則獄訟稽勾親之以斷案小則交會禮際親之以詔相厭惟良哉志貴交不交則上不獲處貴靖不靖則下不親猷貴豫不豫則刑不中禮貴順不順則分不達上不獲則跪下不親則扞刑不中則亂分不達則悖安跪以誠去扞以和止亂以明正悖以莊職也而往往焉忽之徒取奔走以爲容雷同以爲悅則將焉用彼相哉今之都司卽古之外閭將軍治之天子不得而制也然武弁寡文墨爲置官司焉



曰斷事斷事者斷其事也自其帥之所司者一曰號令而嚴與否未可知也二曰賞罰而信與否未可知也三曰什伍而律與否未可知也四曰會計而綜與否未可知也於是而有期會之繁焉有簿書之勞焉有徵集之署焉有多寡之稽焉司銓者邈之匪文學則不與授匪科貢則不得授若浙之都司百年之樂土也中間治兵者凡三見焉姚源之守也畢眞之變也以至倭寇之控總也而卒無寸尺見焉者忽焉之弊也乃若吉水張君春吾猶及見焉蓋穎敏敦篤具有其體故仁慧多恕周旋其用設以襄倥偬之事其將有以自見乎如有以自見焉吾見古之人由幕職而徑超柄用多矣而又何必以資格求哉雖然今之資格

弘藝錄卷二十二

三

古之三考也茲當陟明審矣若其中事上接下律已齊物剖紛割亂惕勲預豫吾知其必能立也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張君其以予言爲然乎請更以詢諸河南僉憲張君美中予同僚契君之猶子云

弘藝錄卷之二十三

序

安邊竣事序

有明御厯海宇殿又惟闕之清漳控制環海若暹羅瓜哇  
大食淳泥以至日本琉球諸通朝貢島夸椎髻外番雕題  
之國未可悉數公私往來義所當然則十年一朝任土作  
貢其餘悉有厲禁不得輒停泊然其地多產奇貨若中國  
之產奇才此天所以限華夸而分貴賤不可以已者中國  
之奇則介石之廉溥徧之公又能仁以和眾智以剖決信  
以貞固外國之奇則千章之木萬斛之珍以及元龜象齒

弘藝錄卷二十三

一

大貝南金之屬是故中國之奇在入外國之奇在物在人  
者廉能生威公能生明仁能不殺智能破奸信能服遠有  
是五者將見蠢爾蠻蜃奔走喘息之不暇又何奇貨之可  
居哉奈之何沿邊細民往往見利忘害展轉興販因緣勾  
引藏奸隱慝招釁啟禍紛紛藉藉殆有不可勝窮者於是  
建議於濱涯之處設建公館以安邊爲名安之爲言不擾  
之義也昔曹叅治齊以無擾獄市尋至入相以迄於今民  
邸署出攝郡倅時代巡雙渠金公督憲雙華柯公倚公名  
進士老成雋偉又軍門甫啟秋崖朱公亦以舊練職方戎  
務敦禮委任並崇旌獎欲假以繁鉅閑之維則七月庚申



公至海滄伸約束正紀綱海壘一新適番船四艘飄泊至岸抵於海門公大整防兵嚴督求盜密緝禦守兼以重禁頑民交通往來接濟者先是奸僧某陰與夸市約貨三千緡費以寶畧番幣公從容訊實不驚不訝聞於當道執械以法從事抵死由此夸船靡然喪氣頓移遠嶼不敢迫近此其驗也於是弘齋子聞之喟然嘆曰嗟乎漢之楊震明之何文淵何若人歟至今四知之稱光於范史御金之館存於括郡卒之四世三公聯翩盛美何子喬新俱列名臣豈非奕世之報乎公上海巨室豐茂繁衍行且柄用棟藩柱國未可止艾若子譽列髦士孫膺世顯夫亦安可量也然且不自爲功今代巡蒲池楊公悉彰厥美懇詞求代完

弘藝錄卷二十三

二

名全節竣事而歸詩有云夙夜匪懈又云旣明且哲此之謂歟雖然抑愚有說焉方今四海甯謐有晏安之名而西北跳梁鮮太平之實幸而環海諸夸恭服治化潛消究慝然以無玉關之限長城之阻薄海內外俱稱海熟與海不揚波一時媲美其來者叨竊自負甘心貿易此其志慮從可識也矧東廣軍門夙有事例可考而知豈獨可施於廣而不可施於閩乎倘能擴夫公之心揚不殺之武以無恣奸細之謀而成遠大之信豈無回天之力撥日之功以聞於朝廷以達於督府俾緩急無戕損之虞守望獲權酷之益且濱海之徒田無足耕盜有餘戮得以格心守法不然防愈嚴而犯愈多欲弭其盜殆將甚焉不可不知也觀諸



孔孟嘗以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爲言豈得已哉愚不揣固陋僭申其意以爲竣事告

賀翁見愚先生陞湖廣永州府道州刺史序

自愚獲戾以來往往言數與命若有以見其不可易者及聞見愚翁公榮擢之命遂不言而益以自信何也公登乙未甲科主尙書兵部車駕事以清則天子親吏要則本兵重務其視零陵瀟湘相去東西南北之不相及乃輒以見愚爲號雖未及請益竊讀唐文柳子厚嘗宦永州凡一山一水而下識以愚者不一而足又刻八愚詩於石上其谿曰愚谿邱曰愚邱泉曰愚泉溝曰愚溝池曰愚池島曰愚島不但已也又有愚堂愚亭之建嗚呼何其相去數千百有餘年而一旦脗合之若是哉又嘗讀韓文爭臣論陽城晉之鄙人以諫沮裴延齡入相必欲取白麻壞之天子以爲忤已左遷道州刺史蓋昌黎以朋友責善毅然自任非若趨權附勢者比至今士大夫兩高之往往以爲美談嗚呼又何其相間百千萬人之後而相與莫逆之若是哉此皆不可以偶然視之者竊憶公之以見愚爲號也人孰不曰心齋坐忘終日不違公之所以爲體也浮游自居沉晦免禍公之所以爲用也今觀其爲人擴然弘大毅然剛正似得於任重道遠而與深潛純粹者若不相侔其爲政也卓然有守綽乎有爲任人之怨而不辭其艱恤人之患而不顧已害其與遂巡推避者又不相似是皆人所不能及



者此其所以誤觸塵網暫罹詘抑雖與子厚事不同而迹同心不同而宦同豈非數之不可逃者哉及愚之謫海邦也凡二十有一年矣以當道若代巡東崖虞公時宰自以爲知己也命之往顧而虛文見詒方伯江樓錢公里閨卅角識也閩士大夫責其館穀不甯漠然不顧且欲時宰體知不相善待以爲己地孰有加意於沉淪施德於不報者惟公惓惓以患難困恤爲憂瑣尾流離爲念益深有見於韓子畏天命而悲人窮肫肫不敢自逸之心及子厚之視禹錫不能一夕安於其衷遂欲以柳易播而不暇顧不然孰肯易天涯爲肉骨而灰槁無似之人又何足以爲輕重哉抑嘗聞子厚在永州一泉石草木凡經品題者莫不爲

弘藝錄卷二十三

四

後世所想慕而文之瑰奇絕特又皆零陵時所作陽城之爲道州獨無藝之貢視民如恐傷之見於白樂天之歌表表猶在人耳二公皆血食於其鄉茲公特小試不啻旦暮行將入贊斧辰光復華列公之子禎祥禮禴禘補繩繩繼美巍科廕仕與山川草木俱增光耀至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又公所優爲無俟贅論特以前脩二公不可無頌嘆洋溢之詞乃效楚音二章貽公俾歌以迎神其詞云湘水兮清漣山之趣兮莫於愚先愚之堂兮已蕪悵斯文兮千古不渝公瞻祠廟兮一歛吁於戲柳州兮誰與爲徒再歌云瀟水兮液液斂此大惠兮施於一州昔聞侏儒兮今乃樂邱載觀信史兮卓異陽侯與公先後兮五馬雙騶於戲道



州兮風清月幽

邑父母周侯獻績還仁和序

夫嶮嶽磧礫良御之可也盤錯屈曲巧匠之得也彼難之割曷其別彼枳之棲曷其展故賢者不避其紛而事者獨任其勞奚其惡逸而卻靖哉君子材美完於天而學修存乎人有器則有用有孚則有感譬之解牛於髀髀之所操刃於破節之後何有不得哉吾邑當東南都會帶江控海封圻三百其綱賦之所需職貢之所出旣已十倍他邑矣且號招煩仍獄訟旁午監司鞅掌於上賓旅交錯於前自朝至晷以夜繼晝會不得燕息而偃仰者屢屢也故論之者輒曰茲邑也繁劇之難又曰要衝之難夫繁劇則易

弘藝錄卷二十三

五

於叢挫難在已也要衝則易於窒礙難在人也善是而咸宜者其惟周侯乎侯名珏字聯玉今帝鄉碩彥也蓋已陶於立化沛於聖澤理於宰割而豐於獲上者矣若乃弘濟博達之材匡飭巍巖之度足以坐鎮囂俗臥治千民畏其威者不勝稂莠之悲懷其惠者輒興黍苗之頌矧夫青衿樂育白額潛弭邑有賓興之賢材無夜吠之擾是以譽聲旁達薦剡繁膺若昔直指唐公旣旌卓異今清齋鍾侍復表賢良斯皆陟明之權輿敷奏之顯績也乃癸未之冬計上京師予鄉誼某某咸曰詩有云德音不忘若侯者庶民猶懷之况予知德者哉相率徵予言予曰諾遂敘之

醉泉序



茗溪之旁有丈人者厥號醉泉予訝之曰泉可醉乎丈人曰不甯泉也夫物皆可醉予知之乎予曰何如曰勢利者薰心之麩蘖也爵祿者垂涎之糟醅也其味愈引而愈長愈嗜而愈不厭使人不得則奔走朶頤得之則張目叫噪失之則喪氣垂首凡此皆醉者也予非惡其醉而恥獨醒也故吾之所以醉者不釀而醲不醞而旨不求而得者也今吾知所以醉矣陶然於四時之間恍然於生成之內頽然起兀然去意之所動與時無營無所思亦無所知無所爲亦無所不爲其所謂無懷氏歟葛天氏歟巢由之民歟予皆不得而知也豈非人生一大快樂也耶或曰吾夫子稱智者樂水丈人以水爲號不可乎易有之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夫水者流通澤物仕進之象也泉者始出而行有漸隱處之象也吾觀丈人有子名雲鳳其器博達而宏深幽邃而遠到異日澤於天下以溥泉之德丈人有餘潤焉可無述乎

友蘭序

姑熟錢隱君厥號友蘭予未嘗識也而識其子奚川

名夫學

知其子則可知其父矣爲作友蘭序曰蘭之著名彰彰也繫於易爲象取於詩爲興傷於孔子爲操況於商爲益爲訓憂於屈原爲騷浮誇於左氏爲夢吾皆得而知也論爲友則吾不知也吾嘗求其說焉眾芳競避高也託根幽谷貞也身帶國香忠也紉之可佩仁也發育於春時也青白

有餘質也不柯不榦直也葉無偃蔓剛也不污市塵廉也數德備斯君子矣乎君子也則其爲君子之儔也何過焉或曰友也者所以修德進業輔仁也若子之說乃蘭之友不聞友於蘭也是不然傳曰天之雨露一也芝蘭得之以滋其馨香荆棘得之以益其芒刺人之學問一也君子得之以資其道德小人得之以飾其奸僞苟取以爲法焉不事王侯以尙其高身名俱晦以全其貞江湖廊廟以懷其忠涵育造就以厚其仁秉道懷奇以俟其時修誠立信以存其質不阿不比以伸其直不屈不撓以養其剛不受不求以効其廉誠如是孰能尙之曰無尙矣著爲序

瑞博徐君別序

弘藝錄卷二十三

七

穀階夫祚也名際夫時也性界夫立也存乎己者莫如立存乎人者莫如命存乎天者莫如時不守不明不達也語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故人貴有所立而已夫忠信執禮之謂立秉德不回之謂立成身成言之謂立苟立矣芳華者命也顯祿者天也吾安吾命奉吾天而已矣否也汲汲然戚戚然物之役也性之蠹也人之大恫也江陽有徐子者少績於學益長以庠彥計上京師期年而官於瑞司教事夫教事賢也履聖蹈道以爲業也高宮廣廈以爲居也考藝問學以爲樂也敦化長善以爲風也厥惟寅矣世顧以儒而不事事也不能有所軒輊建白扼腕太息以不甲科之爲嫌也噫越哉予觀天下之士亦



有不待甲科而重者太古不得而知也卽其里而得數人焉曰柴氏以正學聞曰周氏以獨行著曰二毛氏以事功顯其諸徐氏懋有哲人曰宣教氏曰逸平氏曰巨翁父子氏天下後世不以其顯晦而少之也而必曰某先生曰某先生者君子曷常不以爲貴哉徐子往矣瑞州甲郡也其材不可數也不可不勗矣常聞其在昔請記逸平書院於榮陵方子則逸平之教固可得而知也其要莫先於爲己莫辨於義命己者人之楨也義者命之府也是故毅以成身弘以居德忠以誘善惠以淑人義以急君無先利無內訌無畫已無棄己有餘地矣徐子名玘字朝用致之者予同年鄭子別者鄉誼某云

弘藝錄卷二十三

八

郁景熙六十壽序

粵予以正德丁卯應舉子於有司吾友郁景雲氏偕與上名及嘉靖辛巳第進士居京師將樂尹景昕氏前宦博羅惠予我冠冠之距今廿有餘年情相浹也而未嘗交於景熙翁焉今予以謹歸田寶茲穡事與農夫農婦老焉或乘小舟或命肩輿短褐長笠愉愉如也歷謝村將抵橫涇過義橋而舒嘯焉則見夫修林古木蒼蔥蒙密磅礴而最屢若蒸若屯若蟠若伏問之郁氏之古阡也乃嘆曰鬱鬱乎哉綿綿乎哉其曷可窮哉返而眺焉又見夫洪川而碧游洄洑潛阻曲折濳逆若坎斯止園斯環腸斯遶問之郁氏之世宅也嘆曰井乎哉邑可變居其可改乎又從而訪其

人始得景熙翁焉於宗爲長於鄉爲望於齒爲老於蓄爲至厚產爲至饒業爲至殷然長也易於慢也望也易於陵也老也易於倨也厚蓄者多侈饒產者多盈殷業者多舛翁皆不然事母定省不廢弟出宦爲理其家政是不慢也忿未嘗譎言競訟怒未嘗毒拳鬪狠是不陵也出則徐步入城趨步未嘗高車擁蓋是不倨也食思嘗繼珍者去衣思嘗飭華者去是不侈也故者厚之益者充之以至於不貲是不盈也耕者桑者直者償者畜者漁者徒而役者學而儒者莫不並舉是不舛也予嘆曰裕乎哉未有一蹴而致富一夕而起家者也其中有主乎其來有自乎故翁之主也自少至老悉由於富之道未嘗輒求富也亦未嘗不求富也而富自至不然吾見求富者多矣而富者幾何人哉其自也一曰積累之功二曰繼事之功三曰華孳不息之功不然吾見夫積者多矣而不能繼繼者見矣而不能終恆足者幾何人哉吾獨怪夫爲富不仁之一言虎之惡播於萬世誤於爲富之人以斯言而入於心其能積而富富而久者又幾人哉乃甲午翁當杖鄉之年厥姻項良輔詣徵予言予慨今之爲富者欲與之言而未可矧因其請舉斯說而道之

謝殷天承醫彥並效序

正德間予初舉二子時槐黃適屆名曰應科紅杏彌芳名曰應第偶然禎祥胥協故人皆曰吁嗟邵氏之麟乎無何



以癘疾並天予雖慟之然未有說也則咎曰傷哉予之辜  
乎既而自反鮮有不仁無禮之事每每寤寐衽席之間莫  
不深長而思凡所理如權政之紛紜獄詞之騷屑必以此  
心質於穹蒼未嘗少昧奈何生而輒天或三五月或五七  
日中心皇皇莫知所措年將四十矣禱於羣神其兆曰祖  
宗積善君當受又曰夫歡婦合成良美時已置側室復禱  
非若而人予懼曰前言戲之哉既而博觀五行頗知其故  
乃喟然嘆曰嗣在此矣擇娶於閩獲我尅之才而妻之歲  
甲午甲才生官丁官得祿褒然舉其長名曰康生歲丁酉  
官星遇貴又值長生欣然舉其仲名曰穆生二男之生實  
應玄理蓋長者三奇全遇次者祿馬倒衝較之於初大不  
侔矣氣復盛壯居嘗罕採薪之憂然以父母之心恒以疾  
病爲恐而至恐莫痘癘若也稔知醫道而得天承殷氏名齋  
其資敏其質清其傳本於國醫葛氏其用心雖小疾未嘗  
忽略望聞問切諄諄而不置故所治皆獲效吾杭其表表  
乎或曰痘癘本無藥其善者勿藥也不善者雖藥無庸也  
嗚呼此豈知人父母之心者哉方長之始見也熱大而痲  
沉予以爲重也而天承以爲未必重也及仲之繼出也氣  
稍和而色赤予以爲輕也而天承以爲未必輕也故方六  
日七日之間重者未知其果輕輕者未知其果重不得天  
承之指受譬若盲者之無將柁者之無衡爲人父母而將  
何以爲心乎大抵痘癘之所重者識也其次藥餌也蓋識

者非予父母愛子之所能知也必觀百千人而後可以言也藥者亦非予父母愛子之所能專也必試百千人而後可以言也及其效也則藥者可喜也勿藥者尤可喜也其重在於全愈而何銚銖尺寸之較量哉抑予自悟醫者意也小兒之醫尤意也意之所舉其大者冥冥也在已之可勉也其顯者昭昭也非已之可能也予三世豈敢薄於冥冥而負於昭昭哉嗚呼此天承之劑所以畢效而並收全功者其在是歟乃率二男造門而措之於詞是爲之序

賀張覺吾茂材榮膺例貢序

滄之風俗二有海鄉有城市自常情觀之孰不以鄉里質樸城市囂靡而獨不其然者蓋海鄉居外城市近內居外

弘藝錄卷二十三

士

者其心亦務外而多逐末近內者其心存於內而多務本何以知其然也近佛郎日本諸夸本居海島數千萬里之外未嘗與中國相聞也有桀黠者焉牙僮其人反覆其行鉤引而誘致之至則聯舟盈置珍奇貨賄不可悉數復以中國所有外方所無者更疊互易故其心不得不狡猾計不得不詭譎日新月盛莫不習爲狙弄朝三暮四之術不但壟斷而遂已也在城者不見贏餘之利非望之獲富者守恆產貧者務力作知夏有收冬有獲則耕耨不可不勤糞土不可不畜仰能事俯能育則煦煦終日以保其一家一室在昔周公之封於魯澤及十世猶有先王之遺風者用此道也至齊則不然東至於海有魚鹽之饒故民急功



利喜誇詐齊之俗所以不如魯者正由是也龍溪有張氏者居城之北門其先君名乾亮生四子長福次壽又次曰祥曰瑞瑞字伯鳳號覺吾世稱尙義其詳具於今湖廣大叅三峰黃君高義傳愚與交更父與子若孫矣始嘉靖己丑以言謫戍鎮海適吳江石里陸侯守漳爲擇而主之戊申復至倚之如歸真若莫逆於心者時覺吾年四十餘以兄伯麟早逝未能畢其先志乃應詔輸義邊徼己酉夏四月太守玉田盧公郡博敬堂俞公以禮徵送督學石崖周公復檄上方岳以聞於大宗伯及司成觀光上國有日矣竊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不但勢利道德之分究其用心僥倖之與務實二者相去遠矣今之習爲鑽刺奔競

弘藝錄卷二十三

三

者孰不欲排金門入紫闈雖千萬金不吝至呼孔方爲兄腐貫爲神其計靡所不至孰肯以數百金爲義舉尙欲需次以待選乎故居易俟命之風不聞安分知足之意日薄據三峰特著傳論至今契誼真猶死生骨肉而愚亦人所忌諱不以爲擯而反加館穀虛堂以居掃逕以迎歷歲寒朝夕忻如也姪沂字道南泮字道化瀚字道洋瀾字道本潤字道原沂瀚皆省祭官潤從事掾瀾乃庠生質清才美恂恂如不能言惟知讀書循理而已時方較藝大比人務競進彼獨無一言請益嗚呼推此意也而欲使僥倖無妄之得甘心狙獪之謀譬之天淵南北尙肯爲之哉蓋張之先君無所爲而爲義無所欲而爲善義也善也乃其傳家

故物至無所於期而致富無所於因而致貴此又天道好還福善禍淫之常理肆今詩書禮樂推爲望族儒紳冠冕著爲顯世覺吾子潔方妙年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日乎此愚不厭大書備列欲世世子孫亦以爲講焉

四明袁公鏞忠義傳後序

四明袁公鏞字天與登宋咸淳辛未進士外艱家居至德祐丙子聞元兵入鄞先是與沿江制置使知慶元府事趙孟傳將作少監謝昌元相友善因以忠義感動咸議扞禦結誓而退值遊兵已至西山之資教寺鏞馳告二子給以先往覘其虛實以大義折之時固不疑其賣已也及往遇元將果以曲直反覆曉諭俄兵大至鏞力戰二子竟食言

弘藝錄卷二十三

十三

不惟不赴反就降鏞乃被執不屈死其家從而盡者一十七人其爲烈蓋昭昭也而宋史無傳歷元至大明初曾孫太常丞珙尙寶少卿忠徹始請於外史蔣景高趙弼國博林右私爲立傳而傳之一時名公鉅卿相與惜其蕪漫不一而足至先輩陳敬宗以爲當時執筆者或有所不足故不欲使其事之表襮愚獨以爲不如是也慨凡執史筆者類非一人一手悉皆利害不切於己是非不涉其身一以例視漫不加考若非虛應故事則取聊供所職昔人論作史五難其說備矣愚嘗反覆窮探以心以事設以身處而後得焉嗟乎若人萬死一生奮而愈烈者何哉求以盡忠效節而已而忠義二字於天壤間乃萬古不死至美之名



求欲入此傳者萬萬不可得也今奉勅總裁若脫脫以下  
諸人不能悉數類皆鄙人不學未知忠義爲何物止據有  
司簿書所載不過碌碌眾人之役未有一人據春秋之義  
持筆削之任者其事雖有其名悉皆委之吏書徒以了事  
而已故明白如韓通不能撫以爲首而剽竊五代史立周  
三臣之名軒揭如文天祥不能據以爲終而濫竽鄒鳳以  
下二十八人謂之何哉而况袁鏞之時國事已去有司失  
職籍記無存旌錄不及何從而知之其亦不幸之大矣卽  
今如江萬里李廷芝汪立信謝枋得諸賢類皆混於眾人  
其所列止於守一城効一職若康保裔而下能復幾人表  
表者而孝義列女亦復如是若李璘甄婆兒等皆一時血  
氣之勇或爲親報讎或剖股投死皆非中道聖人所不取  
至於列女以全宋而言溥天之下止於三十八人嗚呼冤  
哉愚故因袁公之事以爲正坐史失其職之故非有所不  
足於其間也時愚方肄弘備述史事甚詳適寓泉城其世  
孫承源貳晉江尹以忠義錄見貽因爲表而著之或曰當  
時二子賣國取貴且據要路而惡言公之節者一時佞諛  
迎合至郡誌亦不傳蓋以此云

弘藝錄卷二十三

十四

弘藝錄卷之二十四

仁和邵經邦弘齋撰

序

奇靈毓馬慶序

夫奇者奇也數莫定於一故介然自得凡物莫得以幾之而天之數審矣此其言天下之至奇者莫以加焉靈者精也精莫善於運故鬯然不窮凡氣莫得以過之而範之數彰矣此其言天下之至靈者莫以加焉毓者育也物莫妙於感故凝然會聚而不可解勃然發生而不可禦而天地萬物之象於是乎出矣天下之至毓又孰有加者哉夫惟三者嘗相須而後天下之得益以神是故匪奇曷靈匪靈

弘藝錄卷二十四

一

曷毓匪毓曷神何以故蓋由其始也畜之微妙而不可遂見故其終也發之深遠而不可覃已其稟也尤異於蛟龍蜿蜒故其瑞也同符於麒麟鸞鳳其形也曠世而間於一出故其見也舉目而快於一覩是故馬也者物之至神者也何以爲物之至神也道莫大於邪正而是能分天下之邪正者也理莫定於曲直而是能辨天下之曲直者也事莫盡於是非而是能別天下之是非者也粵若稽古堯舜在上時則有若臯陶而其形於是著焉其名於是察焉匪是時則勿著也匪是任則勿察也何則天之生人其大小貴賤上下遠近萬有不齊不過善與惡兩端而已而上古盛時人則皆善也道則皆正也理則皆直也事則皆是也



間有一二之否焉者聖人之心以爲我雖得而識之若指標而目覩燭照而數計無以逃也而孰忍以不善不直邪與非者加之於人哉我苟以不善不直邪與非者加之於人則我亦幾於若人矣是故以天下之神物加諸天下之若人俾邪者觸之枉者撓之曲者咋之非者啗之夫以觸者撓者咋者啗者日不勝窮然皆不恃己之聰明而付諸天之聰明不信己之明畏而徵諸物之明畏將見天下之人皆曰我惟無枉往卽無撓我何爲而反撓之是觸一枉而天下之枉者正矣我惟無曲來亦何觸我何爲而反觸之是咋一曲而天下之曲者直矣夫惟後世之不皆古若也聖人又爲之思所以幾之而官刑置焉法度立焉御史

弘藝錄卷二十四

二

者執法之府也皇明因之有上大夫以爲之長有丞貳僚屬以爲之輔上下不齊大小不一然皆以御史名之其章服不殊冠綬相若故人莫不披襟斂衽以起敬曰此鷹冠御史曰能觸邪云凡在京則朝著之儀刑諸司之綱紀在外則糾察之樞要貞肅之軌範猶復顯於其親上大夫推及三代其屬覃施父母皆法冠鷹服與百僚殊相懸焉大臺察今雲竹王公其人也公八閩望族自宋克顯以迄於今翰撰養靜公名其雲祖也自後若方岳梅軒氏名吏部石谿氏名希旦郎署晴川氏名昺代不乏人尊公諱宓號勤菴隱德弗耀且數奇蚤逝然不知天固所以奇之將以大闡於公乃者擢由翰選榮考上最適當代狩於浙而褒恩之



命交下便道齋捧於春王之二月初吉恭告於先廟旋焚於墓所冀徹幽冥也是日也天朗氣和三山之鬱蔥環海之倩麗松楸改色馬鬣重光道路交相頌曰至孝哉士友曰至榮哉惟先生感嘆交集嗚呼先公有知甯不欣慰於九原哉某叨居治末盍幸躬逢目擊紫誥之輝煌親聆天語之洋溢左瞻烏石肯構之基右挹鐘山發祥之自於是拜手而颺言曰詩有云匪棘其欲聿追來孝進而更相慶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與其榮親於一時曷若覃敷於九有與其感嘆於一方曷若均瞻於兩浙吾鄉誠隘矣所仰於恩威者甚遠也人亦微矣所賴於澤垂者甚廣也而愚戇無知罔識忌諱伏冀自茲以往以一人之心而爲百千萬世之心以一人之身而爲百千萬世之身以一人之世而爲百千萬人之世則吾浙幸甚生民幸甚某雖謫老邊徼與有榮焉又豈不大慶幸耶

世壽彌臻慶序

人生自古稀以後漸至耄耋期頤此不但一家宗之一鄉善之一國榮之至於天下莫不皆隆重之以爲達尊由是聞之朝廷則有若几杖之賜安車之錫與夫珍膳之從嘍噎之祝頌之古昔則有若黃耇之徵鮒背之符與夫秀眉之麗鮑齒之生貽之今時則有若會昌之圖睢陽之序與夫至道之集耆英之會自有生民以來人皆以爲高致盛節洵美極娛而無以加焉者也粵若華封之祝曰多富多



壽多男子洪範之疇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周詩之旨曰以介眉壽曰德音是茂而又曰保艾爾後曰克昌厥後考其時人皆修德可封者比屋可頌者人人是故喜談樂道若所固有而不爲虛文漸及後世大道日漓元氣亦駸而壽始有不同故人能至七十者以爲稀有八十九十百歲者尤爲難得惟香山會中九老皆八十餘後李元爽屈一百三十六耆英會中潞公居首亦年八十後臻九十二此其天和頤養景福駢臻有不期然而然者豈非曠世而罕覯者哉然吾夫子又稱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何也夫人惟有子而後萬事皆足有而且賢而後百祿是荷故爲之子者

弘藝錄卷二十四

四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至是而樂天之命愛日之誠又有不能自己者甯非一大勝事也耶然非令德壽豈則亦未見其有安享之實蓋德者受福之基仁者豈樂之積此唐堯與禹及於周之頌禱曾不可偏廢而予於槃翁踴躍以衍之者與翁江右鉅望先王父直菴公世壽八十有三遇例榮膺冠帶吉安之文獻推先焉世居安福之羅溪族姓素著曰劉氏者翁夫宗也溪之上有洲如磐遂闡號曰磐洲於是翁喬齡正八十矣十月十五日值其誕辰厥令子西岑公方展驥足爲榕城別駕八閩之士夫庸深慶幸摘詞繪藻如某者顛沛之人耳然以北崧親翁同寅協恭有昆季之誼切此愛雅一日西岑過予講談道義置

臺之餘所贈一言予曰猗哉夫達士鉅公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生有所自也是故有大椿之修齡而後有芳桂之馥郁有南山之喬木而後有北山之杞梓亦以其出有所爲也是故有崑崙之發源而後有河潤之九里有豫章之垂蔭而後有廣廈之萬間西岑登辛卯魁薦春秋上第不徒成己之名而益彰義方之教故君子曰顯親也丁未謁選銓曹榮擢首府不徒伸己之志而益厲貞白之操故君子曰揚名也自茲以往朝有褒封勸獎鄉有月旦指評家有岡陵大老咸曰此磐洲也與唐之東都宋之洛陽無以異焉又曰此西岑也與燕山之寶尚書之蔣蓋不殊焉方今三途並用不次掄擢翁日享三牲五鼎優游泮渙彌進於期頤上壽與孟夫子所謂爵一齒一德一者斯爲全備將使天下後世益垂不朽於無窮又豈但今之文獻而已哉予與崧翁深有慶焉是爲序

賀龍江吳先生華誕序

吾杭故多右族自宋南渡而來市朝宮闕以及千門萬戶類皆面江背湖趾據崇岡卽天目之來脈接鳳凰之翹蔭所謂龍飛鳳舞至於臨安者也粵有若吳氏世居儀鳳橋入明而來代不乏才厥從祖誠厯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厥昆六人命之曰仕宦易驕侈壽易盈吾杭故態也矧吾欲敦敏崇教可以習俗而累其宗乎願勿易其心以各肄其業於是六族者咸際其盛若士若農若商若賈綽有令



望維時予祖守恆公暨伯氏良器公世締交好方予髫髻時耳提面命以相告詔願冀子若孫勉強效焉六族之長曰謙八品散官子曰璿登成化辛卯鄉進士以試吏部首選擢貳松江守今龍江公之祖若父也龍江名源字宗乾與從父南岑公名玳萬松公名珮世以禮經相授受時稱三桂果以癸酉己卯戊子連舉於鄉癸未己丑戊戌連捷高第始予忝南岑同年以內艱阻後由行人副陞廣東僉憲以軍功歷憲副叅知政事萬松甫釋褐選御史而龍江公復以才器不凡佐司空巨任擢僉西廣憲復論營建大功喬遷江西崇進福建上以膺明聖之眷注次當台衡之妙選宏勳偉烈不日將銘鐘鼎蓋不啻高爵重祿駢臻

弘藝錄卷二十四

六

洋溢而已也先是從父瑤華秩中書舍人厥子瀛叅列衛幕世孫之選秀者今方十有餘人秋闈高掇復不知其幾嗚呼世德之盛一至此哉考之於古若漢有鄧禹宋有高瓊有子各若而人皆令守一藝能至於關西楊氏則又遺以清白三槐王氏則又輔以陰德若今吳氏先都憲公巡撫雲南中書暨御史皆其子也辛苦僅能自立而田連阡陌不聞焉甲第連雲不聞焉松江亦可謂膏腴之郡矣頗無厚積龍江公甫以孝思光復舊業至南岑之仕東廣孰不以珍貨寶鏹之區兼之征藝調發之任聞諸同年蕭東潭公道其介特卓立始終無變嗚呼累世宦績若此其清白固可知而陰德又可忽耶豈非以欲昌其世人所同然



而其間若有天道以臨之苟非有二者默定於冥冥之中予知士農工商人可同也濟美合德不可同也甯有若茲世顯之盛子孫之賢表表者哉雖然此皆江山之氣磅礴蘊藉積而能厚所謂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不有可徵者耶適仲秋廿又三日值公華誕之辰某以僭與賓階之末聊伸一言復歌以導侑觴者歌云崧律兮三山萬祥雲兮披以爛熳中有一人兮錦衣繡衫握符御璽兮寶篆金緘自今伊始兮願超太上之台垣再歌曰滉漾兮蒼溟騰瑞日兮鬱以蔥菁中有仙人兮跨鶴來庭錫公萬壽兮福祿爾盈自今伊始兮願貽百順之雲仍

弘藝錄卷二十四

七

賀吳北崧先生膺獎序

古今稱善治者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夷考其實匪但勸課之勤庶育之勞而已也其較然不可泯者在於興水利均約束善計略省愛民力造作水排用力少而見功多以是民不能忘載之史冊垂於千古今其事皆在也觀其行視源泉開通溝瀆建起水門禁止堤防汲汲惟恐不逮至稀有安居民亦爲之刻石頌德親之如父母畏之若神明不但生存顯號其子孫百世亦著徽稱休哉豫與八閩之首郡曰福其地襟海帶江馬瀆經其外南臺環其前洪濤巨浸涵泳往來西北多山溪水匯而爲湖城中水道凡四自南自西自東而入者皆通潮水依時盈虛以爲進退西



北特引湖水由還珠門北橫亘一河爲第一水名大橋河  
又南至安泰橋橫亘一河爲第二水名新橋河東河起自  
東水關北行與大橋河合西河起自北水關南行與新橋  
河合南水關潮來北行至德政橋轉使君橋與新河爲一  
此其大略也舊皆深闊環繞舟楫甚便先是三衛各有兵  
馬司以專其職復設邏卒各司地方責有攸歸河道無澀  
滯之患民居鮮壅闕之虞及兵馬司旣廢邏卒亦遁然後  
淤淺曲防無所不至矣民深以爲病乃嘉靖己酉秋臺察  
少岳陳公按臨下車適當大比賓興仰眺三山之崔巍俯  
觀一境之吐納旣而益探民隱大振紀綱正我北崧吳公  
自京獻最榮復舊任甫屆月餘陳公下令疏濬吳公承之

弘藝錄卷二十四

八

趨命惟謹庶僚分任百姓子來經始於臘月之壬子天時  
沅涸畚鍤易乘沾塗逡巡輦載絡繹告迄於是月之壬戌  
民事和暢時雨適來四境交通若所感藉且區處不費勞  
來有方民居舊堙犯而不較食力微勞加惠以恩復修舊  
閘三座於水北門湯門水關以時啟閉可以爲永久不拔  
之基矣夫以數十年淤塞之患一旦疏通以數千百難訖  
之功不日成事孰謂民心而不可以誠動哉於是陳公大  
行旌典峻舉儀章不惟闔郡之稱揚抑且僚案之歡慶某  
信宿旅寓目擊其盛繼以一言曰夫惟天一生水地二成  
之水也者本於氣也惟周流無滯而後天地之化不息惟  
推故納新而後氣脈之運不窮矧夫三山勝槩以龍腰爲



之主故以龍鬚二河爲之輔將以神其鎮距忝其蜿蜒其視諸郡尤有不同自昔名賢治郡若宋之蔡公君謨程公師孟趙公汝愚莫不加意疏鑿至我明成化間唐公詢舉爲首務然當其時亦藉代巡劉公信同心相濟而然也自茲以往潮自南臺而長者日升月恆何所窮止水自馬瀆而下者千巖萬壑何所紀極榕城之秀氣益增八閩之文物益盛他日郡史豈但大書特書而名宦亦當專祀特祀如數公者矣豈非今日之預慶乎聊書以賀

賀福建叅知西潭汪先生擢江西觀察序

明有大君子曰劉忠宣公張簡肅公初登進士簡入翰林爲庶吉士值內閣李文達公彭文憲公咸欲留官翰林二

弘藝錄卷二十四

九

公力辭不就後歷藩臬皆以政事著聞遂爲當代名卿某時肄弘道具錄以爲矜式已乃頌言曰夫天下之士孰不樂聲名趨禁近且清而希要復望清者舉世然也距肯甘心錢穀屈意刑名而自耽煩劇之任哉觀諸二公出而効職均司財賦不惟優贍而冰蘖之操可通神明且溫雅不隨果決不刻愛憎喜怒一不加意端慮慎動凝然靜密蓋其廉能公斷根於性分抱負設施措於本心又能賁之以文章充之以問學是故粹然不見其跡自可久而不變是以謂之大君子也若吾西潭汪公大受非其人哉公微之婺源望族登嘉靖己丑進士值聖天子大弘制作若昔四郊之建九廟之規皆不凡之度自大司空凡山甘公而



下帝心無不簡在公特以選擢主尙書工部事凡山公器之委以督樵之政分署於杭始得荆識旣而竣事清聲懋著喬轉本兵擢武選員外郎知其時大冢宰誠齋汪公同宗之長秉執銓柄兼收彙進不啻若人而本兵又所蒞任自夫人之疎遠者孰不樂於攀附而冀以速化者恆若響之應聲大可望於卿貳次亦不失京堂往往官居郎署而兼四品要職輝煌金紫照耀前後京師至爲之語曰堂郎云維時公獨介然自守奉職之外略不爲動亦無留心若不知龍鱗之撤天鳳翼之蔽日者一旦廣右有憲僉之缺詢之在廷無敢應命誠齋公奮然曰吾得其人矣乃以公名上請制曰可一時聞之咸異然曰公其古人也乎哉夫

弘藝錄卷二十四

十

以孟軻氏命世之材負巖巖之望猶尙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時可後乎哉勢可易乎哉抑豈知烈火之金當炙手可熱之時而能濯以好音歲寒之柏方桃李爭妍之日而能守以孤操是故由常調陟廣右轉東藩監司者右之當路者先之而始副憲閩臺叅知岳牧復當大陟之後首晉江右總憲非其宅心之素藻行之純表著於時之人望而能然哉由是而方伯而都憲六卿之尊計當屈指兼且優爲之矣然則誠齋之愛公踰於人人而有道者之敬公加於平昔者不在茲耶向使欲速之心一萌則何事不可爲何官不可得而能高明悠久如今日之卓異者鮮矣同視向之所謂堂郎今安在哉他日功成



名遂國史列傳有如忠宣簡肅二公當自茲始不可以爲  
易而忽之也某不佞茲尙淹留閩省故於其賀也特以播  
告於當世如大夫者焉

五丹鉛選錄序

予自少有志古學以限於時勢不得與翰苑文字之選及  
居患難乃側名楊升菴王玉壘豐五谿之末幾四十年視  
諸公騁雲衢馳天路於今遙隔萬里各天一方向不能抵掌  
聚談諸公皆爲古人獨予翹然尙存晚得升菴丹鉛總錄  
十冊其自序云吾恐玉屑盈車不如全璧又曰採珠而捐  
蚌拾玉而棄石又曰譬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  
惜乎繼之者不能鳩集異同使全璧不見埋鏹韜伏使光

弘藝錄卷二十四

十一

華不顯塵汙垢囂使精鑿莫辨若經汰別揚肆則炳然煥  
然快觀爭先矣不揣鄙野老夫竊入百寶之肆標其琬琰  
居前陳其璠璣居上別其砥硃居外庶幾金膏水碧不涉  
於燕市之譏照乘連城不混於魚目之誚云爾

按弘齋先生著三弘集成年已踰七十矣好學深思老  
而彌篤几案閒鉛槧縱橫雖寒暑不輟晚得楊升菴慎  
所著丹鉛錄手加節鈔釐爲八卷其序末曰嘉靖乙丑  
正月七十五翁弘齋識先生以是年冬卽遊道山此書

蓋最後筆也惜乎刊本散佚惟序僅存因補入之又按  
年譜先生年七十三著易象春秋直解一十七卷次年  
復訂正四明林方塘曷所輯闕邪備考若干卷今皆失



傳并附著於此康熙乙丑中秋日四世孫遠平識

弘藝錄卷二十四

三



弘藝錄卷之二十四終  
丁丑中秋日四世孫遠平識

弘藝錄卷之二十五

仁和邵經邦弘齋撰

記

荆州府儒學重修記

學以爲夫道也爲夫道故薦也雖然不薦則猶夫道也士奚庸病不薦則道不行薦所以爲道也然則曷與夫氣氣主夫道也我明薦士之版無辛已有之聖天子作新之也亦鮮癸未癸未者奮起而迭興乎有如正德季載道弊而不振庚辰當薦矣狩而不復承休而不得氣之沮也辛巳之春又當薦矣會旦之間變不虛出是豈人力所能爲哉聖天子龍飛天地日月山川草木一洗而增色吾屬方揚

弘藝錄卷之二十五

一

眉吐氣入對大廷而乖氣平矣是故癸未之變不作不謂之氣而何荆州古名郡士多奇瑰卓犖設學以聚之正以發其高大光明之氣而去其逡巡委靡之習是故廟者貌也所以起敬也泮者渙也渙其文乎觀者觀也其改觀乎甲申之夏邦奉命來監荆稅旣廟見或告曰吾夫子王祀也今圯而弗衷賓興而勿庸士憎茲妨且也吾夫子道德光輝常以牆高宮廣譬之今圯弗衷弗甯憊無依而於道德氣象乖盪而不類矣何以責其發揚蹈厲以趨於道德哉予曰噫嘻易有之風行地上觀占之者曰利用賓于王今之學宮造士之地也風之者新之也今天下皆學學皆材而或薦或否將無病焉爲之言於職憲倡然曰吾責



也咨於有司曰吾首務也造於撫巡僉曰可哉先是侍御何常屬郡以贖金至是乃檄郡貳發其贖金百價金百五十續以湊金若干市材於渠徵工於闔啟陶於郊陬日於孟春丙戌迄於夏甲子乃今門有伉容廟有展儀廡有廉隅堂齋次舍增築緝績有奐有翼洵美矣哉財不藝征人不徒庸時不違妨又良乎哉楊公復率郡貳師士來曰請記之予謝曰學也昔完而今圯歲之跲也圯而光晶之諸公之膚也公遜碩膚而我何有焉且吾夫子之道大矣猶天地日月焉揚之不見其高也彰之不見其大也奚容言矣雨風露雷洗其翳而織其埃則光明皎潔愈觀其美奚容不言矣昔文王興起辟雍詩人歌之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土荆之士自茲其有譽矣吾得而昂之靡以驕逞靡以惰恣靡以文勝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後曰利見大人如是而不薦則吾弗信也

新建荆南行館記

天以明命敷於一德乃龍飛元載廷議以荊州湖藩要害保障先陵控制夸徼通益距秦無四塞之固特建一道以爲干城重任異數也維時若古蒲楊公爲之稱首制命可之特恩也嘗考夏書禹貢及周禮職方所記乃古全荆之地今之荊州故楚郢都號爲強盛之國至於漢末瓜分鼎析徒爲雄霸之資豈若當今一統倡中興之昌運者哉雖

然以予觀其俗猶有昔之遺風焉明鬼尙祠則猶夫楚也不孚於約信猶夫漢魏之間也端其習尙而正其風俗今之一大首務也哉城自公安門出十五里曰沙市故爲水陸要衝舟車所至畢會於此蓋自朝於京師以及受命而來者至於楚至於蜀至於西廣以至於雲貴胥此焉道衣冠之集無曠時焉迓有舍敝弗良於居傳有郵漂弗稱是館所由建也館爲三清觀址觀者老氏浮圖也夫老氏之與吾儒未暇論也獨其徒尤可哂者黃冠以爲羣宮居以爲侈問其徒曰老氏也夫老氏清靜無慾爲其不煩也而今之崇高侈靡何哉至於天之帝誣之以爲猶夫人也爲之冠冕以肖貌之祠宇以對越之然猶未也復益之以三

弘藝錄卷二十五

三

清嗚呼天者其尊無對而復有三清是太極之上果有無極乎若乃究竟其說則道家之有道經師猶吾儒之有性道教有定名無定物而何像貌云乎故於義爲當正於法爲當徙韓愈氏欲廬其居良以此歟抑嘗觀天下之事動有幾要易曰豶豕之牙吉君子亦運其幾舉其要而已矣今荆之民上蔽於習下困於財新之或以爲厲之也動之或以爲勞之也故欲開其蔽盍黜其邪賢於刑僂矣欲節其財盍仍其舊賢於創始矣一轉移之閒功不勞而事有敘神不潰而人有歸嗟夫唐有狄梁公方其巡撫江南奏毀吳楚淫祠至千七百所范文正公毅然稱之曰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之此舉人神皆得矣館之建爲門者二



廡者六堂者一寢者一亭者二董其事者勞郡貳某郭江陵某

大觀亭記

予天子郎吏職主計計已不當顧而之他若茲亭乃予創  
曷爲創之荆故有來蘇亭登於典歲礫於苴顧厥基從龍  
率律延岡如最屨前一泓圍走如龍後如傾釜今所謂龍  
王堂也俯瞰城闔睥睨龍山延矚西樓賓於故落帽臺嘯  
昔神會之歟甲申夏予來蒞事嚴不遑他適冬乃走於郊  
荒臺夕陽溼風靡草亟問亭亭爲老佛氏所有嘆息者久  
之越二日吏白於楊公將漁公諾借予往觀焉人於澶漫  
之處張幄用藉以薦日嫵影媚森陰交錯已而潛者漁者

弘藝錄卷二十五

四

罾者網者罟而出者負者昇者支離而前則有鯁有鯿有  
魴有鯉有如丙穴之肌淞江之鱸岳而陳之或扈以拔或  
圍以伏顧曰觀樂哉未也夫觀山川者其鬱郁也臺榭者  
其興感也原隰者其闐寂也物態者其性情也故歌龍山  
之詩風流慷慨之餘乎攬太暉之風感嘆悲傷之至乎步  
寸金之堤保障千城之功乎尋來蘇之跡惠澤教化之流  
乎觀悠哉未也巫峽之濤天地其迴也江漢之波日月其  
長也荆巴之山險夷其極也洞庭之濤古今其涯也是故  
可愕可異可駭可嘆可觀可久易曰物大然後可觀又曰  
大觀在上此之謂也於是楊公矍然曰觀大矣不可不貽  
他日乃屬尹郭君計八楹而亭之扁曰大觀云

一鑑亭記 李炯填諱

天之用鑑則日月明地之用鑑則淵泉清人之用鑑則是非公物不能鑑人德其鑑是故金之德從而作範人之德睿而作儀水之德空而作明譬之曰明鏡止水夫水物也方其涓涓始達深山大澤之中天地通其竅日月合其流雲雷護其根夫誰得而探之污云乎哉及夫大海風濤之中蛟龍揚其波鼉鼉扇其流幻變不測莫可名狀噫嘻險哉是以其道貴止不止則潰矣惟人亦然方其悠然獨得蝸蝸螻蟻之中與羣聖居與六籍遊夫誰得而窺之犯云乎哉及夫利欲紛拏百瘁控其躬萬慮撓其形人且得而呵從之媒蘖之噫嘻可畏哉是以其道貴介不介則濫矣

弘藝錄卷二十五

五

荆之署旁有隙地焉予葺而濬之得水方一丈試進之沼沚之詠神明之臨也出泉之象果行之資也濯纓之聽自侮之戒也雨集之恐無本之憂也臨淵之嘆羨魚之情也酌水之意尙潔之風也濫觴之防殉欲之懼覆舟之喻鮮終之羞也因而名之曰一鑑或曰予以方塘半畝爲言孰若滔滔江漢者乎予曰詩有之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今予小子何敢望焉雖然倘能自奮於橫流狂瀾之中求伸於潢沔行潦之內有大人先生與之立焉匪以鑑人且以鑑物匪爲一事之權輿且爲天下之準度鑑之時用於是大

種善樓記



邑以蓄饒粵王氏厥祖鏞字大用厥父錡字仲卿迄厥孫  
乾字健之三葉矣家益充禮義益生於是健之始由庠彥  
升胄監逮先皇時以書翰居文華食尙方者有年矣門楣  
以光祖德用侈乃顏其所居之樓曰種善予以健之里閭  
相通得其世無庸廉遂來請記予惟名立義彰義遂志顯  
觀人之道也古之交際者登堂問主入室觀象考有器識  
有文非觀之美也將以由之將以傳之故君子有所述焉  
夫堂者布基牢密結構之象也而刑家之道寓焉樓者玲  
瓏洞達高明之象也而顯世之道寓焉人之居閭閻中以  
貨利相高奇贏之術勝而義理之心微董斷之計滋而言  
飾之機熟善之狀也祚之闕也健之者膏腴之屨而繁華

弘藝錄卷二十五

六

之習也善乎何居蓋善者譬之穀也今夫穀涵氣於辰復  
氣於子以至於有秋而獲也其來非一日矣今夫善積之  
於冥冥發之於悠久以至於子孫而榮也其來亦非一日  
矣予觀王氏之先食不貴腴衣不尙采言以不暴爲威貌  
以不欺爲恭事以不競爲貪愛人務施煦如也夫內不足  
則侈緝誠不足則誇詐仁不足則鄙嗇故儉約者善之質  
也忠信者善之實也慈惠者善之用也質以實存實以用  
顯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爾祖之謂矣又云無念爾祖  
聿脩厥德爾以爲何如

白齋記

溫江任君亮之其尊君大廷尉公昔以臬使蒞於浙予時

方髻黻未獲寵接而仰其風裁舊矣亮之亦所歛聞乃今  
詣國子館下則亮之與予爲同堂邂逅間輸其疇昔之願  
曾不日意淡如也因拜廷尉公於階末親其德容聆其聲  
欵甚幸也亮之時復過予考德業盡出其緒餘該徧諸子  
史及百家微言予深嘉之敬且服焉一日告予曰古人顏  
室以其義後世屬號仍其居竊謂近之予以采名大人之  
所命吾師二泉邵公復以亮之字予思難其副而以白齋  
號焉子盍記之予惟堅白之說其辨審矣又焉能知雖然  
不可無復於亮之也乃言曰天下之道二文與質而已矣  
采者色也天下之至文也白者素也天下之至質也惟白  
可以受采惟質可以尙文易曰白賁无咎又曰賁無色也

弘藝錄卷二十五

七

聖人敦本尙質之意明矣今夫天色本玄也玄無色也而  
日月之照耀星辰之燦麗雨露霜雪之變化風霆雷電之  
震動在焉猶夫人也斂華就實歛然若虛退然若愚一旦  
而措之事業炳然煥然照耀於天下掀揭乎日月不可得  
而掩者也是故善觀天者不於其日之方中而於其夜之  
將半則可見天之本善觀人者不於其達之所施而於其  
窮之所養則可見人之本亮之席世寵蔭胄監出於富貴  
也而不驕鉤玄微探幽祕富於問學也而不矜忠信誠確  
可備眾善虛心遜志可兼眾益信哉非徒號也今雖賁於  
邱園他日文於朝廷以寅亮天工黼黻皇猷蓋有必然者  
矣豈非善承父師之命歟於是亮之聞之喜曰誠若子言



予將勉之

世恩堂記

姑熟之錢氏予與交者既久自奚川甫以成均敘繼海山氏以宰睦敘仲貞氏以賓士敘以至於范西虞氏其甥也亦以第邸敘可與之講世矣而未能登其堂拜其長老云粵癸巳有客介予見其容澤而敷貌龐而腴髮種種縞若長老也爲執弟子之禮奉杖履冠蓋入而拜焉則奚川尊君友蘭翁也予起而南面祝曰斯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者乎復北面跪曰斯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者乎翁乃揖介者東面授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夫世之謂也世以亂而昌亦以恩而永思維先武肅王之德容吾堂曰世恩子盍記

弘藝錄卷二十五

八

之予曰惟天無親而融和之不斬歲事之常殷者有生以爲之主也維人有眷而慶澤之或永爵寵之或沾者有德以爲之權也主宰定故不言而化工成權衡得故無心而世恩衍予雖識翁之初也而知之既也以約爲性以勗爲職以安爲貽以冥爲積其於人也以揚善爲長彰惡爲短其於鄉也以己困爲用息紛爲功其於國也以輸義爲榮賓飲爲尊夫約則不侈勗則不怠安則有燕冥則有慶不隱善則善在我不揚惡則惡在人己困則靖息紛則和而尊與榮斯是之徠歟介者曰未也夫奚川元子也而宰於湖薦剡旁達例得請仲貞聞孫也而魁於卯漸躋臚仕例得代請與代斯世恩乎予曰夫春榮之敷華先觀秋月之

皎潔芳桂之呈秀先觀大椿之受氣翁年彌高質彌堅猗  
猗山水奚翅矍鑠弘構旁啟何啻肯堂又可貽世以清白  
之名無徒顯譽之彰也翁字賓桂溪川名學字汝明仲貞  
名兌云黃善思書泉州府德化縣惠政記欽奉憲刻平固平興平  
惠政有成者今知縣竹厓許公之任德化而民書之也見  
任則不書此何以書以記濟院而書也濟院者何存恤孤  
老國之綱憲公之有事也夫存恤孤老著於甲令月餼歲  
稽寒有帛煖有衣此常格也常何以書他邑其常也德化  
其創始也邑處邃谷閒制屬裁減前令以其減也而行之  
太簡微公百年亦曠典耳烏得而無書且夫減者限錢穀

弘藝錄卷二十五

九

省力役寡里甲薄征藝如之何其能改作也縣當郭門之  
東故屬龍潯山趾曰慈濟廟非祀典也公得而正之所謂  
仍舊貫也而又何改作焉然則公之作亦多矣里之塾  
射之圃肆武之場滄溪之澗與夫鄉賢名宦之祠百廢殆  
皆興也他則何不書聞諸唐虞爲政史臣贊之曰困窮無  
告不廢文王治岐孟子稱之亦曰鰥寡孤獨必先則小民  
之情猶然也於是以其言告於庠彥陳子周子陳子周子  
因學博黃君以告於仁和邵子邵子曰夫仁者其存之靡  
其底也其施之靡其迤也由博施濟眾以至匹夫匹婦之  
所不能盡而必視如已者豈有他哉天之化物也本以並  
育並行而頓走蠢動一或息焉天無極功矣地之變形也



本以生長收藏而推殘夭折芥或遺焉地非完德矣司牧者亦猶是也既以求牧與芻而得之而必親其疥癬察其瘠病俾癢疴疾痛切於吾身然後牧事有成而禎祥可致諸福可臻豐年可介庶育可繁教化可成登人材厚風俗明禮義行王政以上企唐虞有周如斯而已矣若是乃吾儒分內之事而公何取必於書之哉公名仁字元大故同里閉且聯姻姪其道視予猶先茲任也細而窮闔大而通顯明而臺察親而岳牧合聲同詞可無嫌也乃若學博而正行守純而執義生平無負顏之心而通貫有契道之旨則鄉評右之所在歸之而茲邑之名宦當不可闕予故不可遜也

弘藝錄卷二十五

十

弘藝錄卷之二十五終



弘藝錄卷之二十六

仁和邵經邦弘齋撰

記

遊天目山記

夫峻觀之大也清曠之極也魯無阜非無阜也夫岱而爲之阜也秦無垤非無垤也夫華而爲之垤也晉無培塿非無培塿也夫恆而爲之培塿也西浙之臨安有山焉曰天目天目者吾杭之表識也冠弁三吳跨距婺睦苕霅會其流震澤受其瀦如龍之飛如鳳之舞綿亘衺衍爲吾快觀是故天目之於吾土魯之阜也秦晉之培塿也歲癸酉余來丁亥復來偕仲弟才戊申出郭顓帝執權日短星亥以

弘藝錄卷二十六

一

倣孟冬厥惟燠僕夫未瘁以造於田氏邦遂屆餘杭令王

介夫氏確介余洞霄大滌間曰九峯曰曲水雲譎波詭鎖

秀而成觀柱曰天柱府曰紫府洞之窈可鼓可罟可徑可

實實而入顓蒙無知也太古無聞也屏息重跡以須燭火

爰有文石有識賓五人沈子珏在焉辛亥抵臨安主廖君

宜獻瑜辭曰日旣和止霜露無繁旆色在野白雲在山吾

命吾駕吾召吾友高子煉陳牧玘將攜焉不癸丑以其圍

人十廝養廿挽而登車始則延岡霸下巨靈鼉屨高掌短

蹠卻行旁出撻埴負劍連步拾級繼乃崇巒萃律靡嶮嚙

險絕壁斷石駕空陵塹棧道梯緣繩橋鎖踐若乃孤岫見

日萬山出雲天根霏霽月窟負分巖霜毒霧虎豹窺人木



葉無色荒草無文駭嘆叱愕莫可聽聞至於源泉不竭瀑  
布萬仞傾倒河漢下流如湧噴沫成霖轉石成井雷霆晝  
擊震電無影澎湃呌烈目不得定山岳何堪失此鎮靜此  
則天目之大觀也余倦極思臥匍匐沛跋涉而返則有  
疎林竹徑月出皎皎猿鳴谷應嘯問相窅影墮溪石川流  
浩浩忘其疲憊而幽興愈渺矣甲寅廖侯復以翰來饌須  
之日曝可掬霜痕如線丹砂翠碧黃菊掩映相與蜿蜒而  
進魚貫絡繹而西山已吾目睫矣爰有千丈之巖怪石崖  
峯巖崩若奮若敦圍連卷截嶽回錯地維不競天柱剝落不  
周旣觸煉石未鑿繁星殞色墮井成壑目悸心眩神魂飄  
薄余亦杌然溲落矣迺擁衾而臥夢適希夷之都跨一白  
鳳以遊清虛歌曰鵬背兮翺翔前車吉量兮後飛黃虞姪  
兮御我揖軒轅兮崆峒之左載歌曰鷗醢兮鯨觴漱弱水  
兮衣扶桑少鴛兮前導賓王母兮式顰與笑脩然而覺余  
弟與客方傲踞於大山之巔擊芙蓉而長嘯若有不期而  
然者余復恍然自失迺知崑崙之大而茲山不復矣

登子陵臺記

余邑以衍衍爲俗里第西闔望湖上諸山川距脫乳齒由  
竇間睇瞰便知顧盼乃天性也時從潛出當劇暑巨雪中  
覺其真意往往多於自得人蔑知余余亦罔人論稍長趣  
肆肆間亦徒步屆天目索蘭亭禹穴長益走燕徑魯道梁  
齊衛直抵荆楚遇佳勝輒往車回泊論皆叢鞞中率其性



予于乎耶時浙西有徑山天目東有石梁雁宕謀諸弟曰  
夫古人具美并難今余乃乘閒暇一美借諸天性二美及  
秋冬之交升高臨下寒暄俱適三美矧余宿耽奇山靈亦  
自媚悅四美而益以佳主賓焉斯其人哉斯其人哉戊子  
適南江孫公以史至南洲應公以言至助余行李遂戒程乙未  
宿漁浦聞漁榔從中夜起若百夫擊楫則和者特寡虛舟  
反而應之四顧響震如由中出余欠伸無寐比曉白雲西  
來山邱自出村犬無幾林根間之丙申抵桐江旦始霜降  
燠如初秋山花朱實的的葉底是日天高風急翳雲在半  
空曷氣傍射不得掩則隨影過渹窈間旋明旋暗遮莫無  
所定殆奇觀也爰登桐君之山僕夫曰莽莽山棘風雨不

弘藝錄卷二十六

三

除客星見矣余方瞰七里灘烏石白碓隱巒磷戢漫應曰  
否旣餉雲蒸如屯山出游氣中如開甌灤釜仲方呻吟余  
曰先生古遺榮士今之所謂豪傑也雖然孟夫子不云乎  
學焉而後臣之臣之云然阿衡可也諫議亦可也論之者  
過矣然則客星之說奈何當時帝役志識學好事者成之  
而先生不可復屈矣言已冒雨搥衣而登東西臺壁立如  
壇壝乃天造也東臺方博平砥彷彿千人石旁下銳椒如  
石丈人余創見賞之經極倦甚就亭憩豈其高曠若此曾  
簾簾可垂耶意而已矣土木而肖之無乃非意乎余故欲  
何達識徹而虛之示人以意觀也西臺如是稍近前旁山  
皆不記記者小鳥由松間來鳴聲曰喜過僻喜過僻乃絮



雞酌水肅揖而去  
孟冬十二日也

遊南明山記

夫土山之餘也衍而爲地故觀天目發源以至於錢塘諸山分水夾而爲會此浙西所以一也觀蒼嶺分界以至台發諸州盤折縈紆萬壘不息此浙東所以分也余自桐江發舟見其山皆夾水爲澗壑偪側跌宕幾無所于行于息自富春迴入澗水地復高衍平曠天之所以界兩浙也夫於是舍舟陸行止永康道縉雲馮公嶺是日天長雲薄一鳥不鳴輶車軒輊行輾則或見側則或隱蛇行委委然狼行跋跋然無特峻也午食卻金館過桃花寨各登眺嘯望席于承平初不見可怖而雲物蒼蕪草木蕭疎可以興世

弘藝錄卷二十六

四

外之感矣嶺山下疊石作詩不啻仕伯坎隱若崇臺人服勞婦子于室不野餉是俗然也時穎東黨公方持斧巡括蒼造曰少微不遐萬象叢穴庶幾命駕乃造于時霜華未掩朝旭東布棧道轉百武見窪澗間出風吹濺石上橫斜作態過則石梁橫亘齧缺研竇十丈許昂背如駢峯又若鯨脊隱磷伏骨不可睇視矧可模稜也環復由洞中上小亭則米芾書葛仙隸古南明二大字宛然巖上已觀城中萬戶如綺高廠雄帶千山擁而峙若突若豁若引若復若亂若斷若整若矗不可名狀公方黜聰隳明凝神默視思峴山之勝事保羊祜之遺意流連勿顧月已在山坳矣遂標石以伺他日時孟冬十二日也

遊石門洞記

自括蒼下登舟水旣清泓山復奇秀應接不得暇歌康樂詩數遍閣筆不成一字似奪余聰也忽晝寢見神人授以金華之膏玉井之水覺而風起流高湍急余望仲弟舟如馳仲亦望余舟如矢盼景流光洵可嬉悅又不覺其將暮矣石門洞尙五里余攝衣坐船頭聞漁歌者曰浪花泊泊下前溪夜久天長月色低蕩槳不知何處去白雲無數石門西又聞浣紗者歌曰耶去東甌訪謝公妾家正住石門東風寒草冷不知處恨殺猿啼一徑通余踊躍不能禁漏下已一刻蠟炬自隨仲命僕夫雜呼以闢白額擁而行溪亂岸蝕不可方武四山圍合皆陡絕簇壁月方在山甬彷彿

弘藝錄卷二十六

五

佛清都玉虛無聲不還無影不傳若響若答若噉若問不可勝窮余徑造谷中泉聲正墮匪霰匪霖匪霰匪霧礪如積雹飄如濛濛冷暗幽黑命燭造其處燼盡不能燄恍若鬼燐可怖可悸可悲可愕惘然不可畱矣返舟以須比曉霧色霏霽天光可收嵐氣依人丹霞無染菁葱蒼翠孰不適玩旣而崇山直峻窪窵交出罄密雜布巖巖充斥削如追蠡高如截鐵俯瞰紺碧仰視沉墨余精神耗敝不能企其萬一也各倚宏齋中命擊石上鏗然有聲鏗如金石不可定循崖出瀑布後闊二丈許可容數人霏浙濛密尤不可形狀皆垂巖承灑土墜下窅泉直下千丈虛空懸瀉旣無所依著則散如飛雨又傍激洞石皆灑灑如疾風迅雷



不可締聽乃返坐亭中若從張騫泛銀河陟崑崙乘槎御  
空萬里始至浩乎其無窮也亭下多畱詠卽碑陰記歲月  
爲冬孟之望日其貞姑曰吳平正子春志歸事自今題之

與點齋記

余旣抵漳日與諸生遊而張氏子伯麟伯鳳者余居停也  
其精舍在於紫芝山下文公書院之旁余間造之則風和  
日明物宣氣朗相與夷猶載笑載言已而楊子投壺呂子  
鼓琴戴子言詩許子捧觴而張之姪泮侍遂不覺彌晷而  
返因悟于懷曰昔吾夫子與點之意其諸有感於春秋之  
時乎夫春秋之時明王不作才者未必用用者未必才是  
故君子各隨其分樂之而已而樂之與否志苟不在焉則

弘藝錄卷二十六

六

以者又未必於由由者又未必於安廬焉而已耳夫子非  
不有見於諸子之才也而諸子未能皆識於春秋之時也  
是故由之果非苟自與也夫人而莫不與也而不知何所  
庸其斷也求之藝亦非已然也夫人而莫不然也而不知  
何所措其能也與夫赤之禮樂豈有不信者哉而民方不  
知措手足且奈何哉退而及於點也志與行違言與色弛  
非於眾而不顧忤於時而不恤自負能用世而不能爲世  
所用夫子未必度其安之而不他也夫豈知狂者之心不  
役於物而自反其貞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也自今觀之  
吾夫子之道德文章何施而不可也亦何用而不得也然  
而轍環天下至不得甯席乃惟從遊速肖若三千之徒七

十子之列或分四科或居十哲視彼冠者童子固爲不侔  
觀其氣象一而已矣故又曰吾與點也當時惟顏氏子庶  
幾于此孟子雖不規規然者未免有喜而不寐之心及臧  
倉之阻而後喟然嘆曰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而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夫孟子之賢卽夫子之與也顏子之樂卽曾  
點之撰也而卒之無傳焉故君子務修吉而大弘毅不徒  
逸遊之爲尙

居易堂記

顯晦憂虞修之端亨通得喪齊之決舜大聖人也自耕稼  
陶漁以至完廩浚井安往而非所事夫子大聖人也自乘  
田委吏以至九夷蠻貊無適而非所處以吾今日而觀爲

弘藝錄卷二十六

七

之岌岌乎危岌岌乎殆然而大聖人若履所無事行所不  
知及其知也玄德升聞乃祗承於帝仕止久速罔或不宜  
豈嘗岌岌颯颯爲一身之榮辱寸時之悔吝哉故教之子  
思子曰居易曰俟命嗚呼居者在己也俟者在天也吾居  
吾已吾可必焉蓋顯與得亨與通是人之所欲也吾而無  
素焉一旦非其道以得之吾不處也憂與虞晦與喪是人  
之所惡也吾而素其行而或有一朝之患吾不去也吾知  
盡吾已而已至於在天者或時而定或時而否吾其可必  
哉而敢他有所慕外有所希哉若果他有所慕則非素位  
也外有所希是非不願也故曰居易以俟命而已矣鄴有  
先達君子南湖俞公

名文

方其未達已堅立身之要而卻



往教之命甫其強仕乃公是非之任而伸抑富之令其尤著者若反霍文莫之死獄破王部堂之狐疑至於宸賊之亂人人得而誅之已可坐視乎嗚呼抑孰知悔吝憂虞之幾寓於是哉其所以不避人之富者固窮之所施也所以不恤人之忌者直躬之所由也及其官曲靖也又孰不曰撫綏其本禦侮其末顧乃捨操印之堂堂而效操戈之汲汲乎蓋莫非事也何以謂公爾忘身哉欲安吾之民當先吾剔之梗欲畜吾之芻當先吾靖之牧嗚呼又孰意是非好惡之端由于是耶徒以弄乖模稜世之所同當事認真公之所獨又孰知毫釐之差終與行險徼幸者同歸乎是不可以莫之措也於是舉以華吾之堂豈不適哉然而天之所命昭乎爾也都巖偉命視向之機巧者何如壽考令終視向之速化者何如世顯克昌視向之私憾者又何如苟使碌碌因人成事安保其有今日乎然則斯堂也不於是徵而孰徵哉匪堂則平生之勞勩莫著匪名則秉心之塞淵莫知匪世則五福之休徵莫信一辭而三善備焉可以無記乎於是公之子左山公名叔與余弟泉崖年誼之辱再拜乞書不惟四明之光且爲百世勸云

弘藝錄卷二十六

八



